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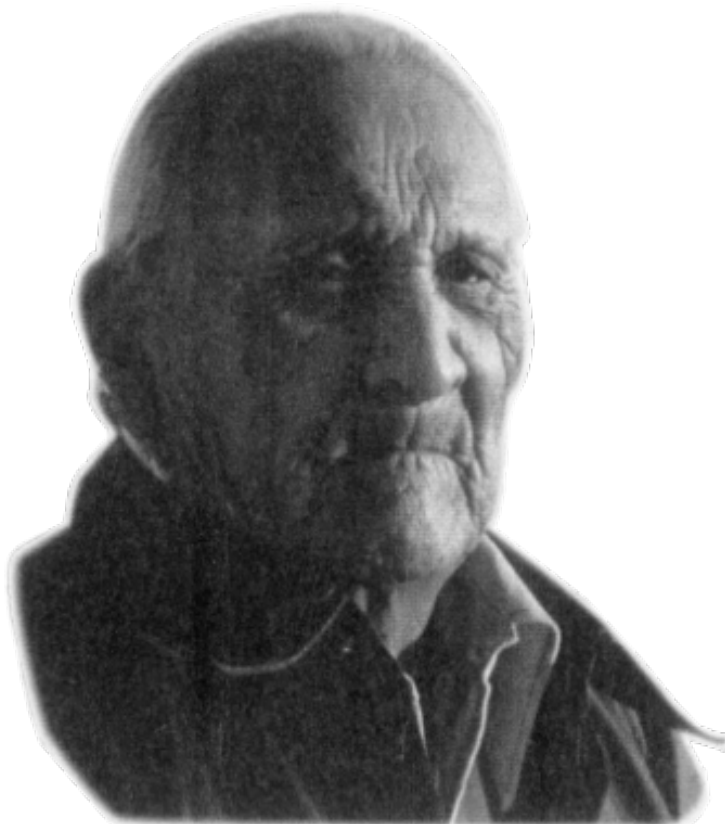
# Liberation.org (解放网)

本网站的原始版本为英文。我使用 DeepL 进行了翻译。如果部分翻译有误，请将您的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translations@liberation.org](mailto:translations@liberation.org)。(翻译引擎在处理本 .PDF 中的拉科塔语单词时遇到困难。正确的形式请参见网站。)

尽管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解放--每个人的潜在解放--的故事。

## 导言

1974 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名叫弗兰克-福尔斯-克劳的苏族印第安老圣人、



他邀请我去他位于南达科他州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地的小木屋和他住在一起。弗兰克-福尔斯-克罗是苏族的仪式酋长。他接受我这个孙子，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向这位睿智的老人学习。我遇到了其他几位巫师和部落长老，亲眼目睹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违背了我从小到大所相信的科学定义的现实本质。虽然这些改变现实的奇迹令人惊叹，但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些药人的谦卑，他们的祈祷带来了这些奇迹，其中最谦卑的是愚人首领乌鸦。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些圣人越谦卑，他们身上流淌的力量就越强大。

。谦卑是关键！

从那时起，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将我在苏族人中的经历和他们的许多智慧教诲（包括口头和非口头教诲）与科学理论，以及西方和东方的智慧传统进行了调和，得出了一个综合的理解，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我将以题为 "巫医的钱袋" 的章节开始我的奇异故事，其中描述了导致我遇到弗兰克-福尔斯-克劳酋长的极其奇异的事件，随后是我在保留地的历险、拉科塔长老和药师们如此亲切和慷慨地与我分享的教诲，最后是这些教诲如何与我们的西方科学理解和宗教教诲相协调，并可能导致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解放。

## 目录

导言

目录

巫医的零钱包

我的通灵朋友艾德

测试巫医的钱袋

去看艾德

艾德失踪

记录灵异感知是如何获得的

值得一读的书籍

埃德和我为美国原住民教师祈祷

我遇见弗兰克-福尔斯-乌鸦

搭便车前往松树岭保留地

初见探索

塞洛黑鸦营拉科塔的圣丹斯，1975 年

第一次医药仪式 (Lowánpi)

游览明尼苏达州皮普斯通市

危地马拉

会议道森没有马

高马家族为圣丹斯电影节做准备

乌鸦狗的圣丹斯乐园

道森的余威皮仪式

触摸精神之面

水牛精灵来访

最难忘的肉祭

1977 年的豪猪圣丹斯

罗伯特-斯泰德 《洛欧皮》 中的鬼魂之舞

黄色平板货车

拉皮德城的 Pow Wow

爷爷参加条约会议

爷爷和我会见达赖喇嘛

爷爷看着我，也透过我看着爷爷

道森给我取名为 Pǎesto

爷爷给我取名 Naúnwizipi

爷爷治愈了中风的道森

皮特-斯威夫特-伯德

德国药师

我在 1978 年起舞

当耶稣再来时

只有五个人的余威皮

名字超长的灵魂

皮特-斯威夫特-伯德问我是否认识史蒂夫-劳伦斯

史蒂夫在臭名昭著的悬崖上的 Haňbléčeya

圣丹斯助手的佳得乐

史蒂夫与灵魂交流

不需要的采药仪式

药师的教诲

无论你相信什么

轮子上的辐条

科学之辐

六个盲人遇到一头大象

空心骨头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永远不要批评别人的宗教

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分析

推理和理由

与我们最大的敌人作斗争 - 北极星

确认偏差

如何建桥

生存动机的演变

进食、移动和繁殖

保卫领土

融合社会和领土动机

潜在的领土动机

正视我们自身的领土动机

生存--终极伦理要求

伦理是进化的功能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所有，我的亲人！》（Mitákuye oyás'iny）

对食物链的依赖

语言的果实

语言的果实--原罪

宗教文本的社会学意图

社会化量表

两条金科玉律以及低级和高级道德的故事

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对道德的理解

看似不可能的道德挑战

通往谦逊的坎坷之路

Ikčé Wičháša 和 Ikčé Wínyan （《简单的男人和简单的女人》）

问题所在

我们的观点永远是主观的

正义悖论

对机器（也就是我们）说“不！”，将自己从其控制程序中解放出来

了解“沙漠”以及如何克服它

最高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

我们欲望的功能

我们欲望的负担

赠品

和平挑战--全球聚餐？

知足者富。

绝望

自杀--健康之道

上山的教诲

我们的期望有四点

告诉他们“不！”

五分钟

思想、理解、描述和语言之下的现实

注意

量子力学解释

版权

## 巫医的零钱包

我的冒险始于 21 岁生日那天。我当时在圣路易斯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我对潜意识（或荣格所说的无意识）非常着迷。我想知道，我的意识中到底保留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我无法意识到它们。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咨询方法是把每个人都看作是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尽其所能，因此他对病人保持**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这启发我用同样的宽容、接纳和积极关注的态度来审视自己，这样我就能发现自己身上可能看似可耻的部分，而不觉得我需要因为内疚感而自责。

*我相信，我的潜意识并不比其他人的黑暗或可怕得多，我相信我有能力面对隐藏的部分，并原谅我可能发现的任何东西，因为这是我个人人性的一部分，与其他人潜意识中的人性几乎是一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意图和态度是心灵之旅的基本要素。我们的潜意识会以我们无法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要完全控制自己，那么就必须在自己的隐秘部分点亮一盏觉察、接纳和宽恕的灯，当我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继承了不完美的人性（就像其他人一样！）时，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赦免感。

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相信，因为我相信科学。我非常肯定地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都有科学的解释。这种对科学至高无上的确信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和安全感的来源。我不相信灵异现象、魔法、奇迹，也不相信我对科学的简单理解无法解释的事情。我是作为圣公会教徒长大的，我钦佩并尊重耶稣关于爱自己敌人的智慧教诲，以及他的许多其他智慧教诲，但我认为所描述的奇迹都是信仰治愈、传说和神话。至于上帝，我既不完全相信上帝存在，也不能完全肯定上帝不存在。我满足于自己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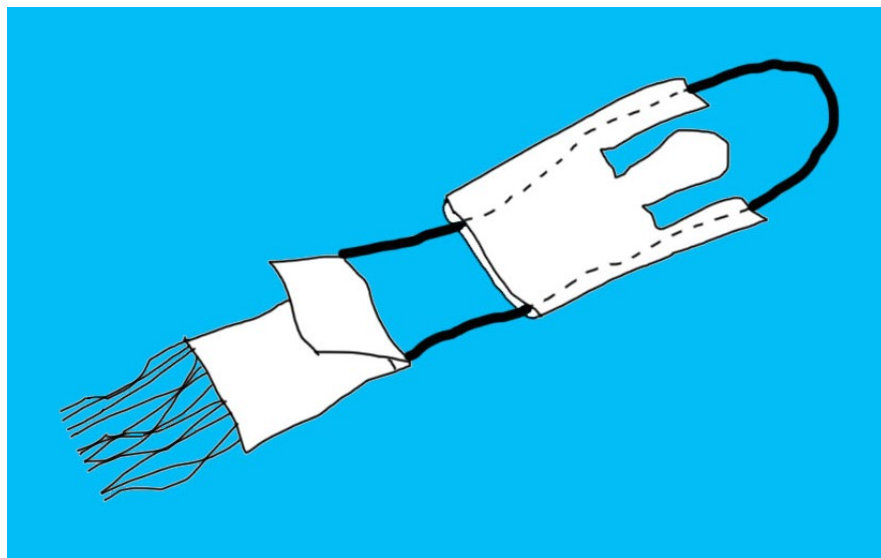
## 我的通灵朋友艾德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大块头、下巴像石头的家伙，名叫埃德。艾德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心理学，他的阅读速度特别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几年里，他通常会去图

书馆，拿上三四本关于心理学或其他感兴趣学科的书，在图书馆里读完，或者借出来在自己的房间里读完，然后还回去，第二天再重复这个过程。埃德才华横溢，博览群书。埃德对心理学的深刻理解曾在我面临个人危机时帮助过我（稍后详述）。

艾德还自称有通灵能力。在派对和聚会上，艾德经常会向我们讲述他的灵觉、魔法、巫师的护身符、强力物品，以及一些我认为是巧合的怪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艾德我不相信他的胡言乱语，因为艾德谦逊、友好、好客，我可以不相信他的故事，享受他的故事所带来的想象力和娱乐价值，而不必当真。

在我 21 岁生日那天，一位名叫玛丽-贝丝（Mary Beth）的好友送了我一个尼日利亚产的雕花皮革零钱包。她是在一家商店里看到这个钱包的，觉得这是送我的一份好礼物。的确如此！



零钱包有一根非常重的皮绳，可以套在脖子上。皮绳很重，以至于没人能跑过来抢走钱包，然后用力一扯就把皮绳扯断了（皮绳被什么东西卡住的时候差点把我的头扯下来）。皮绳的上部有两个空心的臂膀，皮绳通过这两个臂膀连接到下部。上部两臂之间还有一个头部/舌头

形状。下部有一个盖住口袋的挡板和连接底部的流苏。零钱包的主体装饰有色彩鲜艳的皮革图案。虽然钱包上的所有图案都鲜艳夺目，但钱包的整体外观和我对它的记忆却出乎意料地、无法解释地阴暗，尽管直到后来有人向我指出，我才注意到整体的阴暗。

我开始把零钱包挂在脖子上，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影响，后来我把这些影响与零钱包联系起来。我开始感到非常疲惫，出现咳嗽和深深的不适感。我感觉自己的健康和活力都在下降。在此期间，我在圣路易斯大学校园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楼里做车库管理员。我坐在一个房间里，从窗户可以俯瞰停车场，我的存在让破坏者和小偷无处藏身。这是一份完美的大学生工作，因为我拿着最低工资，一个人坐在那里学习。

## 测试巫医的钱袋

一天晚上，我在车库里完成了学业，闲得无聊，便开始检查这个零钱包。我想起了埃德关于巫师护身符和力量物品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幻想这个零钱包可能是巫医制作的。我被这个想法逗乐了，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来验证我自以为幽默的假设。一个叫黛比的漂亮女孩送给我一个小十字架徽章，用细链子挂在脖子上。虽然十字架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但黛比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就戴上了。我想，如果我把十字架放进零钱包里，合上它，把它放在桌子上，那么，就像我想象的好莱坞电影剧本里的场景一样，我希望零钱包开始跳来跳去，冒烟，冒烟，最后随着一个失声的声音尖叫“不！啊！硬币包很快就会化为灰烬，十字架会发光、跳动，在灰烬上盘旋时还会发出咚咚的响声。当然，我并不指望这一切会真的发生，但我在自娱自乐。于是，我打开零钱包，把十字架放了进去，当我用几根手指轻轻拉合时，沉重的皮绳断了！顿时，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我感到一阵恐慌。作为一名心理学学生，我怀疑自己是否下意识地用力拉了一下。我试着用丁字裤打了个方形结，当我收紧绳结时，丁字裤又在另一处断裂了。我又试着打了几个结，但每次我轻轻地收紧绳结，它都会再次断裂。沉重的皮绳仿佛瞬间变质了。这扰乱了我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基石。

## 去看艾德

我知道艾德是个夜猫子，肯定还没睡，所以下班后我就去了他的公寓。我把零钱包放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关上盖子，不让艾德看见。我打算按他的门铃，友好地拜访

他，过一会儿，掏出零钱包说："对了，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艾德住在三层公寓楼的二楼。我按了他家的门铃，他下楼让我进去。尽管我觉得很害怕，但还是强颜欢笑，艾德打开了前门。埃德说："普雷斯頓！"他回了我一秒钟的微笑，但还没等我开口，他的表情就变成了惊恐，虽然我努力咧开嘴笑着，保持着眼神的交流，但他还是低头看着我放在口袋里的硬币包，似乎很害怕。我把零钱包掏出来，艾德举起双手防备地往后一跳。他说："我看到你周围都是死亡，而死亡就来自你的口袋！"我的回答是"听不懂"，因为我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现实概念的控制力正在减弱。我并不害怕硬币包会致命或威胁到我的生命。我害怕的是，我对现实的科学理解方式不足以解释我所经历的一切。

艾德邀请我去他的公寓 然后建议我们去找制造硬币包的人探个究竟我说："如果这是死亡，那我们为什么要找制造者呢？"艾德向我保证，只要我不跳窗伤害，我就绝对安全。他指出，尽管所有的颜色都相当鲜艳明亮，但硬币包的整体颜色却深得无法解释。艾德拿了四根直径约两英寸的大蜡烛，点燃后在硬木地板上摆成一个两英尺宽的正方形。他把零钱包放在中间，熄灭了房间里的灯，让我们坐在正方形的两边。埃德说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用想象力去感受谁可能制造了这个钱包。过了一小会儿，大概一两分钟，四根蜡烛开始同步闪烁。有一扇窗户开了大约四英寸，窗台上挂着一个百叶窗。百叶窗开始撞击窗户，感觉公寓里的温度好像下降了 20 度。感觉很冷，房间里明显有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气氛，我是这么想的。但我并没有想象到烛光闪烁、窗帘砰砰作响或温度下降。我说："艾德，我知道这是我们叫来的。现在我们能把它弄走了吗？" 艾德说："好的，现在，用你的意念向它注入爱的能量。想想耶稣或佛祖，把他们的爱注入其中。这样就能驱除它。" 艾德开始有节奏地呼吸，并解释说他在集中"气"。房间里顿时暖和起来，蜡烛停止了闪烁，百叶窗停止了敲打，恐怖的存在消失了。

## 艾德失踪

我们把零钱包收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和艾德聊了几个小时 之后他说 "我想和你一起做件事"他拿起两根大蜡烛，重新点燃，并把它们放在地板上，相距约三英尺。他熄灭了房间里的灯，我们相对而坐，蜡烛就在我们的左右两边。艾德说："看着我。什么都不要想。静下心来看着我"

有一种现象是，当你看着一页光线昏暗的文字，思绪飘忽不定时，这页文字会显得灰暗。如果你眨眼并集中注意力，就会再次清晰地看到文字。当我坐在那里看着埃德时，他就灰了！我可以看到他周围的一切，但他是灰色的。我眨了眨眼睛，集中注意力，我又能看到他了，但他又灰掉了。我眨了眨眼睛，他又变灰了；我眨了眨眼睛，他又变灰了。我说："艾德！你....."他打断我说："是的，我知道。我在消失这些经历敲响了我的丧钟，让我不再简单地认为科学可以解释所有 "夜里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我陷入了危机，感到非常恐惧，因为我对现实的基本信念崩溃了。一方面，我处于危机之中，感到非常恐怖，因为我对现实的基本信念已经崩溃，这绝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当天使出现在牧羊人面前时，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害怕！")。另一方面，中文的 "危机" 一词也意味着 "机遇"。我主修哲学和心理学，因为我想了解关于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真理，以及关于我们自己的更深层次的真理，其中包括我们潜意识的深处。当我放弃了过于简化的科学认识时，我就向更深层次的奥秘和潜在的知识敞开了大门。

那晚之后，我和艾德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我们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和玛丽-贝丝 (Mary Beth) 合租。

埃德和我曾多次冒险探索灵异现象。偶尔，我们会和华盛顿大学 (位于圣路易斯) 的学生一起出去玩。当他们问埃德在研究什么时，他就会主动给他们演示，他会让其中一个学生看着他，什么也不要想。大约一分钟后，这名学生就会惊呼埃德消失了。其他学生会说："下一个轮到我！"艾德就会依次消失在每个学生面前。

## 记录灵异感知是如何获得的

在我和艾德的许多冒险经历中，最让我着迷的事情是试图确定一个人如何（以及是否）能够发展出像艾德的灵觉能力。我对学习和记录一个人如何获得这些神秘能力的兴趣比我自己获得这些能力的兴趣更大。（探索深奥、神秘的真相并将其记录下来一直是我的热情所在，也是我写这篇文章和创建这个网站的部分原因。很多人猜测，这种通灵感知是人们已经拥有或永远不会拥有的能力，但我不同意这种评价。我认为，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被自己的自我束缚得太紧，无法放开手脚打开感知之门。然而，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尽管是痛苦的）来打破自我，敞开心扉，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将对此进行描述。

## 值得一读的书籍

在进行心灵探索的同时，我们还研究了能让我们更接近洞察和理解奥秘的文献。我们阅读了冯骥才和简-英格利希（Jane English）的《道德经》和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庄子之道》等道教书籍。（我认为这两本道家著作是非常有效的手册，可以勾勒出我们解构人类自我的过程）。即使在我只相信科学的时代，我仍然欣赏道教教义的智慧，因为它们不要求我相信一个我不确定其存在的神灵。

艾德强烈推荐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和《病入膏肓》（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两本书。埃德认为，阅读并完全理解这两篇文章的每一个字，就不可能不经历一场精神革命。我怀疑是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开启了艾德的心灵感知，但我从未问过他。

我们阅读了卡洛斯-卡斯特尼达当时已经出版的四本书。这四本书中最杰出的是第三本《伊斯特兰之旅》和第四本《权力的故事：唐璜的教训》和第四部《权力的故事》。在第一本和第二本中，卡斯特尼达还没有理解唐璜教导他的深刻内涵。在第三部中，卡斯特尼达回过头来重述了之前的一些教诲，这些教诲的意义他并不了解，在他写第一部和第二部时也没有写进去。唐璜的教诲在第四部中达到了高潮和结束。

另一本我认为值得一提的书是马丁-贝尔的《狼之道》。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巴灵顿兔子》、《风对塔吉尔说的话》和《名字不重要的豪猪》）和散文集（《麦子和稗子》、《反问》和《布条军》），展现了神秘基督教的深度和力量。最后一本我读过的书是卡尔-荣格的《未发现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强烈推荐！）。

## 埃德和我为美国原住民教师祈祷

我们还阅读了更多美国印第安人的智慧。有一次，我和埃德得出结论，美洲原住民拥有最强大的联系，他们掌握着世界上本土的精神知识。我们不知道如何寻找老师。我们知道，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黄页上寻找药师，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些，他们也不值得寻找，因为真正强大的药师或女药师不会宣传或商业化他们的能力。艾德建议我们向宇宙发出祈祷意向或请求，希望药师或药力能以某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找他们。我们做了祈祷，请求如果这是造物主、道或宇宙的旨意，就把我们引向一位美国原住民老师。


几天后，当我走过一家图书馆时，一本书书脊上的一个设计或形状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我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书。封面上的珠饰设计让我想起了我零钱包上的雕刻，不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邪恶，而是因为它给人一种强大的感觉。这本书是约瑟夫-埃佩斯-布朗（Joseph Eppes Brown）的《神圣烟斗》（The Sacred Pipe）一书的精装本。书中讲述了一位名叫黑麋鹿的奥格拉拉苏族药师如何讲述白水牛犊女人如何将圣烟斗带到苏族，以及与圣烟斗有关的苏族七种仪式。

我借了那本书，带回我们的公寓，给埃德看。他花了大约四十五分钟就读完了，对这本书印象深刻。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同样印象深刻。（几天后，我和一位名叫贝克的朋友兼前同学通了电话，他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主修人类学。他告诉我，我应该去看看约翰-内哈特（John Neihardt）写的《黑麋鹿说》（Black Elk Speaks）一书。然后他问："你知道几周后有一位名叫弗兰克-福尔斯-克劳的奥格拉拉苏族药师要来华盛顿大学吗？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好消息，于是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我就去了华盛顿大学，进一步了解愚人克罗酋长来访的情况。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NOV. 20-22, 1974**

**OGALALA SIOUX MEDICINE MAN  
FRANK FOOLS CROW**

with  
**Matthew King**  
Interpreter



and  
**Don Clowser**  
Historian

**Lectures and Slides on Sioux History , Medicine , and Life.**

Nov. 20; Wed;	2:00 pm - 4:00 pm	Brown Hall
	8:00 pm - 10:00 pm	Graham Chapel
Nov. 21; Thurs;	11:30 am - 1:00 pm	Wohl Center Cafeteria
	7:30 pm - 9:30 pm	Wohl Center Formal Lounge
Nov. 22; Friday;	11:30 am - 1:00 pm	Lower Level Mallinckrodt Center
	2:30 pm - 4:30 pm	Rooms 303, 304 Mallinckrodt Center

ALL ARE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Sponsored by:  
SOUTH-40 COMMUNITY COUNCIL  
ACADEMIC COMMITTEE  
MALLINCKRODT PROGRAMMING BOARD  
THE HARRY FREUND MEMORIAL FOUNDATION

这位海报说：

在华盛顿大学

1974年11月20-22日

奥加拉拉苏族巫师

愚公移山

马修-金担任翻译

和 Dan Clowser 历史学家

关于苏族历史、医药和生活的讲座和幻灯片。

11月20日；周三；下午2:00 - 下午

4:00 布朗厅

晚上8:00 - 10:00 格雷厄姆礼拜堂

11月21日；星期四；上午11:30 - 下午

1:00 Wohl 中心自助餐厅

晚上7:30 - 9:30 沃尔中心正式休息室

11月22日；星期五；上午11:30 - 下午

1:00 低层 Mallinckrodt 中心

下午2:30 - 4:30 Mallinckrodt 中心 303、

304 室

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赞助方：

南40社区理事会

学术委员会

MALLINCKRODT 程序设计板

哈里-弗里德纪念基金会

我找到了负责这次访问的办公室，他们给了我一张他访问的海报。他们告诉我，他们找不到弗兰克-福尔斯-克罗的照片，所以用一幅西南印第安人的画代替，而这幅画与弗兰克-福尔斯-克罗毫无相似之处。我很高兴能得到这张海报！

## 我遇见弗兰克-福尔斯-乌鸦

当我把弗兰克-福尔斯-克劳要来华盛顿大学的消息告诉艾德时，他和我一样兴奋和充满希望，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祈祷的实现。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用竹子做笛子，于是我把做得最好的笛子拿出来，用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包好，带到第一次讲座上，打算

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弗兰克-福尔斯-克罗。埃德当时正在工作，无法参加第一次讲座。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华盛顿大学校园的布朗厅（我很兴奋！），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等待。随着讲座时间的临近，礼堂里开始坐满了人，我看到送我十字架的漂亮女孩黛比坐在大约八排后面的过道上。我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她了，所以我决定在讲座结束后和她聊聊。

愚人乌鸦酋长和他的翻译、一位名叫马修-金的拉科塔人以及一位名叫丹-克劳瑟的历史学家一起来了。演讲结束时，我站起来回头看黛比要去哪里，当我回头时，我被吓了一跳，傻瓜乌鸦酋长径直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和我握手。我握了握他的手，并把笛子和衬衫包交给了他。

第二场讲座在晚上 8 点举行，因此埃德得以出席。讲座在华盛顿大学校园内的格雷厄姆礼拜堂举行。虽然他们称其为礼拜堂，但感觉与其说是礼拜堂，不如说是一座小教堂。

愚鸦酋长当时就在礼拜堂的前面，他看到了我，示意我走上前去。当我走到他面前时，他伸出右臂，掌心向上，拉回袖子，开始敲打和推动他伸出的右前臂。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手腕的皮肤下长出了一个肿块，看起来也许就像他手腕的皮肤下有一块大理石。看到这一幕，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他把手腕向另一个方向刷了一下，肿块消失了，他笑了。马修-金告诉我，愚鸦酋长体内有七块圣石，他用它们来治病，他给我看了其中一块。那天晚上，埃德告诉我，愚人酋长非常强大，埃德甚至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光芒实在是太耀眼了。艾德说，他认为愚公酋长很可能是这个星球上精神力量最强大的人。

我参加了接下来的四场会谈，在会谈中，愚人克罗酋长说，我们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精神之路就是让我们学会与自己最大的敌人--自我--作斗争。马修-金告诉我们，这是愚人首领最常与他的拉科塔人分享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开始体会到这一教诲对我们人类的极端重要性，它是我们走向终极和最深刻真理的一种手段。

愚人克罗酋长还说，药师就像空心的骨头，当我们其他人被[自我的欲望]填满时，他们是空的，正因为他们是空的，造物主的圣灵才能通过他们治愈人们。

愚人克罗酋长的第三个教导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我们就无法知道，如果我们出生在那个人的位置上，在那个人的经历中长大，我们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马修-金告诉我们，愚鸦酋长有时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人群中有人请愚鸦酋长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将面临什么。愚人首领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会有许多死亡和毁灭。还有人问，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和毁灭，我们该怎么办？愚人酋长回答说，我们应该祈祷。另一个人问我们应该如何祈祷。当马修-金把这个问题翻译给愚人首领时，当愚人首领用拉科塔语回答马修-金时，我在想愚人首领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用圣烟斗祈祷。相反，马修-金翻译道："无论你相信什么，都要这样祈祷！"

第四个教导是，我们永远不应该质疑或批评他人的祈祷方式。这是他们和造物主之间的事。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认为不对的祷告或仪式，我们应该默默地走开，什么也不说。

在访问期间，愚人乌鸦酋长和马修-金实际上参观了埃德、玛丽-贝丝和我的公寓，埃德和我都认为这是在实现我们寻求土著精神指引的祈祷。愚鸦酋长给了我一段树根，他让我用鹿皮包起来，然后用生皮丁字带系在脖子上。我照着做了，后来艾德告诉我，我做的药包和把我们带到一起的那个零钱包一样强大，但它的精神能量是积极的，而零钱包的能量是消极的。在与马修-金和愚人乌鸦酋长交谈时，愚人乌鸦酋长邀请我去他位于南达科他州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地凯尔郊外的小木屋和他住在一起。

## 搭便车前往松树岭保留地

1974年11月底，我认识了愚人克罗酋长，1975年1月6日，我开始从圣路易斯搭便车前往松树岭保留地。我伸出拇指不到五分钟就搭上了第一趟车。司机是个中年人，他很友好。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笑起来的声音就像愚鸦酋长的笑声。我希望这可能意味着愚鸦酋长在指引我的旅程，但我也想这可能只是巧合或我的想象。从圣路易斯出发，沿着70号州际公路向西行驶，我遇到了一连串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我伸出拇指的时间还没超过五分钟，就又有了一辆车停在了路边。最后一辆车在一家餐馆停了下来，给我买了一个大而美味的芝士汉堡。在那之后的二三十分钟里，我再也没有坐过车，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向我的造物主感恩祈祷。最后，一辆车停在了路边。那是一辆非常大的凯迪拉克，开车的是一个留着平头的大块头黑人。他叫我"孩子"，我叫他"先生！"

我礼貌地感谢他停车，告诉他我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去13号高速公路，在往南走之前会停下来请我吃晚饭。我试图礼貌地拒绝他的晚餐邀请，因为我刚吃了一个大芝士汉堡，但他没有听我的。他已经决定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开车上路时，他说："孩子！"我回答："是的，先生？"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回答："是的，先生！"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瘾君子吗，孩子？"我回答："不知道，长官！"他说："那是海军陆战队！"我回答："知道，长官！"他告诉我，他最近作为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的教官退役了。(我们在13号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卡车加油站停了下来，走进餐厅，看了看菜单。我不想辜负他的盛情，看到汉堡包很便宜，就向服务员要了一个汉堡包。"汉堡包！?"他吼道。我心想："上帝啊！请不要让我做俯卧撑！"他说："服务员！"她说："是，先生！"他说："给这孩子来份T骨牛排！"她说："先生，牛排要怎么做？"他说："你想怎么做牛排，孩子？"我说："三分熟，先生"他说，"五分熟，服务员"然后给他拿两个汉堡和两杯咖啡"就这样，他站起来，付了帐，走了出去。我再也没见过他

晚饭后，我带着背包里的几个汉堡包和更深的感激之情，重新上路，搭乘 29 号州际公路前往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当时已是深夜，没有车辆驶来，于是我爬上一座立交桥，来到桥下几英尺处的小平地过夜。这时我才发现，我的羽绒睡袋是夏天用的，接缝很长，会漏出冷气。我穿着冬衣睡觉，裤子里还穿了保暖内衣，虽然不是很暖和，但也能睡个安稳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还是没有车，天气冷得像霜。我收拾好行李，开始坚定地行走，看着星星在晨空中翩翩起舞，心中的感激之情让我热泪盈眶。我赶上了好车，傍晚时分，我来到了弗兰克-福尔斯-克罗的小屋。

愚人克罗酋长住在一个木屋里，木屋里有电灯，但后院有一个手摇水泵，还有一个老式的烧木柴的炉子，用来加热水和木屋。

我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甘德帕的一个孙子，一位获得银星勋章的越战老兵，被迪克-威尔逊的 "打手队 "枪杀了，爷爷沉浸在悲痛之中。尽管我来得不是时候，但还是受到了欢迎。我到达的那天晚上，刮起了暴风雪。天气严寒，据说第二天就有人冻死了。在爷爷家住的几周里，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有用，劈柴、抽水、拉水，做一些该做的家务活。当我把水桶拿到外面打满水时，等我打完水，溅到桶沿上的水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得了肺炎，最后住进了 SD 州松树岭的医院。凯特奶奶和家人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受欢迎，但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碍手碍脚，帮不上忙，于是我决定回圣路易斯。我道了别或再见，搭车去松树岭看望住院的爷爷。病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病人的名字 "弗兰克-福尔斯-克罗"，名字下面写着病人的宗教信仰 "天主教"。(我觉得这很奇怪，就好像教皇进了医院，医院却把他的宗教写成了 "印度教"。后来，我才知道爷爷确实是天主教徒，每当神父或修女来探望时，爷爷奶奶都会感激地与他们一起祈祷，领圣餐。对于外公外婆来说，耶稣的故事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是一个完全谦卑的人，没有自我，与上帝的圣灵紧密相连，能够创造奇迹，治愈人们。我把回圣路易斯的计划告诉了爷爷，他让我在圣丹斯节的时候再来。

## 初见探索

我回到了圣路易斯，春天的时候，我决定尝试一下 "异象探险"（即不吃不喝，禁食四天）。我希望愚鸦爷爷能让我参加 "异象探险"，但我想测试一下自己，确保自己能忍受四天不吃不喝。在拉科塔人的 "幻象探险" 仪式上（被称为 "Haŋbléčeya"，意为 "哭求幻象"），人们要带着一条毯子或水牛袍、一条短裤（妇女穿裙子）和自己的 "圣烟斗"（Čhaŋúnčeya）上山。

(Čhaŋúnpa-Wakǰán)。我去了圣路易斯郊外一个名为洛克伍兹保护区 (Rockwoods Reservation) 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爬上了悬崖。我带了一个小帐篷和一个睡袋（所以不是传统的异象探险），但我在悬崖上待了四天四夜，没有食物和水。第三天，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 "圣丹斯"（边跳舞边禁食四天）。我试着站起来跳舞。连续几天不进食不喝水会让人感觉像小猫一样虚弱。我想我没坚持三十秒就坐下来了，感觉筋疲力尽。我的结论是，我既没有体力，也没有意志力在禁食的情况下忍受四天的舞蹈，所以 "翼舞" 不适合我，我是这么认为的。

## 塞洛黑鸦营拉科塔的圣丹斯，1975 年

我在塞洛-黑乌鸦的拉科塔营地发现了一张圣丹斯节的海报，该营地位于南达科他州松树岭保留地万博莱以东九英里处，傻瓜乌鸦爷爷就住在那里。

这张海报说  
拉科塔圣日  
8月12、13、14、15日  
黑乌鸦  
拉科塔营地  
万博以东9英里  
松岭保留地  
所有传统领导人、  
欢迎所有精神领袖  
(粗略翻译：) 不要带：  
威士忌、坏药（毒品）、枪  
支、照相机、录音机

它与这张海报相似，但这张海报是为1976年的圣丹斯电影节制作的。

1975年夏天，我骑着一辆本田100摩托车从圣路易斯前往南达科他州。这辆摩托车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且一路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我却在旅途中累垮了，浑身酸痛，苦不堪言。自行车的座位很窄，在城里短途旅行还可以，但几个小时后就很不舒服了，于是我在沿途的一家木材店停了下来，买了一块12 x 36英寸的木板坐在上面。我没有办法把木板裁成合适的尺寸，所以坐在那块两边突出18英寸的木板上显得很傻，但我不在乎。但我不在乎，总比坐在那个狭窄的座位上好。

当我到达塞洛营地时，有几个拉科塔年轻人想骑我的摩托车。其中有一个非常谦逊的年轻人，名叫迪基-莫夫斯-坎普（Dicky Moves Camp），大约 16 岁。我发现他是一个药人，从小就与神灵有联系。我让他骑我的摩托车，因为我认为神灵会指引他，警告他不要做任何会害死他的事情。



塞洛为我举行了第一次汗蒸房净化仪式（就像一个特别热的桑拿房，里面有歌曲和祈祷）。他的汗蒸房刚刚重建。几周前，1975 年 6 月 26 日，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不熟悉迪克-威尔逊的“浣熊小队”（Goon squad）制造的火药桶条件，意外地试图在南达科他州奥格拉拉郊外（距离拉科塔营地约 100 英里）执行逮捕令，结果被杀。当时，塞洛的房子里有很多欧洲访客，他们是来了解拉科塔人的精神习俗的。塞洛没有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他的汽车里有一台调幅收音机，但只有在开车时才能收听乡村和西部歌曲，而且你必须向西行驶 9 英里才能取

到邮件，因此没有人知道 100 英里外的奥格拉拉发生了什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架支努干双旋翼直升机嗡嗡地飞到了拉科塔营地，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盘旋，一挺大型机枪对准了房子，身穿迷彩服、手持 M-16 步枪的联邦法警开始从支努干直升机上俯冲下来，匍匐着爬向塞洛的房子。塞洛拿了一个托盘，吩咐屋子里的每个人把戒指、手表、钱包和任何贵重物品都放在托盘上。当法警们走近时，塞洛双手高举过头打开门，用脚把托盘推到面前，指着下面吼道：“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拿了就走！”被吓懵了的警察说：“我们不是来抢劫的！”（他们是来殴打和恐吓他们的。）在当天的其他侵略行动中，元帅们宣布塞洛的汗屋（由弯曲的柳树苗搭建而成，上面覆盖着毯子和防水油布）是一个碉堡，因此他们把它拆掉了。

几周后，当我到达塞洛的营地时，一架双旋翼 "支努干" 直升机在塞洛的营地上空盘旋。这是一种最令人不安的感觉，因为当直升机接近时，甚至在看到它之前，人的身体就能感觉到直升机叶片的低频 "砰-砰-砰" 声，这种感觉甚至比听到的还要强烈。当直升机在塞洛的营地上空盘旋时，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被认为具有威胁性的突然举动。这一次，直升机没有降落。

## 第一次医药仪式 (Lowánpi)

我睡在拉科塔营地一间长方形木屋的地板上，有一天塞洛告诉我们，当天黄昏后将在那间木屋里举行名为 "Lowánpi" 的医学仪式。

仪式的名称 Lowánpi，字面意思是 "我们唱歌" (Lowán 是 "唱歌" 的意思，"pi" 是复数)。在基督教教士惩罚举行医药仪式的时候，这个名称是一个暗语。拉科塔人可以说 "我们今晚唱歌"，而不泄露聚会的真实性质。多年以后，我认识了一位我非常钦佩的天主教神父，名叫费根神父。他有一种非常干练、非常英国式的幽默感，经常自嘲。有一天，费根神父去了一户人家，他们要在那里举行 Lowánpi 仪式。他敲了敲门，当门被打开时，他问是否可以进去与人们一起祈祷。大家都很惊讶，但还是欢迎他进来。然后，他问是否可以在仪式开始前向与会者宣布一个消息。他得到了许可。他告诉大家，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牧师，刚来到保留地时，他经常来到这所房子，记下参加仪式者的车牌号，以便在下个周日拒绝他们领圣餐。他说，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多么可怕的罪过，他请求人们原谅他。大家纷纷落泪，拥抱在一起，表示原谅。费根神父留下来与拉科塔人一起在他们神圣的医药仪式上祈祷。

为了准备在塞洛家举行的 Lowánpi 仪式 (仪式将在一片漆黑中举行)，我和其他几位游客搬走了小木屋里的所有家具，包括柴炉。我们爬上屋顶，在炉管上放了一个咖啡罐。我们用泥土和水做成泥灰，把木头之间可能漏光的缝隙都抹上。我们在所有的窗户和门上钉上地毯和毯子，我们把枕头和床垫卷起来，放在内墙边，供人坐。白天，我们关闭了所有手电筒 (木屋里没有电)，在里面等了十分钟，这样我们的虹膜就能在漆黑的环境中充分放大，当没有任何光线时，我们就认为木屋已经准

备好举行仪式了。太阳下山后，大约 50 多人走进点着煤油灯的小木屋，坐在卷起的床垫和枕头上。药师罗伯特-斯泰德、他的助手以及威拉德-管童带领的歌手们走进小木屋，开始布置仪式场地。罗伯特-斯泰德是一个自谦、腼腆的小个子，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了解到，正是这种极度的自我谦虚才是强大药师的标志，如果他看起来魅力十足，充满了显而易见的充沛灵力，那就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罗伯特-斯泰德准备好了他的祭坛。他拿了一个咖啡罐，里面装满了灰色的地鼠山泥土，然后把一个圆锥形的泥土倒在地上。然后，他用一块胶合板压住，并将其扭下，使地鼠山的泥土形成一个又圆又平的圆圈。然后，他拿起一根鹰羽毛，用毛笔的一端在土圈上画了一个图案。他的助手们在木屋中间大约六英尺乘六英尺的地方划出一个祭坛区域，在四个方向放上四个三磅重的咖啡罐。在这些罐子里，他们插上柳条，在柳条上系上黑、红、黄、白四种颜色的旗子，这四种颜色是四个方向的神圣颜色。这些颜色也代表了人类不同的肤色。当拉科塔人祈祷时，他们为全人类以及动物、鸟类、鱼类、树木、岩石、河流、海洋和整个地球祈祷。在他们的祈祷中，没有任何人或事被遗漏。然后，助手们在易拉罐和旗帜上系上烟草带。（烟草带的制作方法是：取一块约一英寸半见方的彩布，拾起一小撮烟草放在正方形的中间，然后将正方形折叠起来系在一根长绳上，这样烟草就在绳结的一边（通常是丁香搭结），正方形的其余部分在另一边。烟草绳上的烟草带之间的距离约为两到三英寸。一般一根绳子上有 405 个烟草绳结，两端可能有六英寸长的松绳。6' x 6' 的祭坛区域完全被烟草绳包围。通常，祭坛周围会有几组 405 根烟草绳，这取决于有多少人请求治疗）。祭坛区布置好后，歌手们唱起了烟斗填充歌（opági），罗伯特-斯蒂德则填充他的圣烟斗（"Čhaŋnúŋpa"）。

仪式开始后，助手们熄灭了煤油灯。罗伯特-斯蒂德独自一人呆在祭坛内。歌手们开始唱神圣的召唤之歌，召唤神灵，他们来了！根据我对罗伯特-斯蒂德的了解，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而且绝对谦逊，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不是个强大的巫师。然而，当精灵们走进仪式屋，摇动拨浪鼓和铃铛，并让小灯在整个上闪烁时，我不禁产生了怀疑。我一直在想，这些人是怎么“变戏法”的？他们怎么能在一片漆黑中准确

无误地走来走去，而不撞到我们这些靠墙而坐的人？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解释“这些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一闪一闪的小灯尤其让人费解，因为它们似乎是纯白色的小光球，清晰可见，但却无法照亮周围的任何东西（比如人的手臂）。到处都有几十个这样的小灯在闪烁，没有明显的规律，它们闪烁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散发出烟火的味道。我一直试图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有科学的解释，但这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听到一只巨大的鸟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一只鹰，它拍打着翅膀，从一面墙纵向飞过祭坛区域，撞击远处的墙壁，然后又飞了回来。由于速度太快，不可能是有人在奔跑，所以我认为有人把鹰的翅膀挂在一根长杆上（虽然没有人把长杆带进木屋）。我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的科学解释越来越难以置信、疯狂和荒谬。

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夜，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了，大约五十多个人“脸贴着脸”靠墙坐着，那个小木屋变得越来越热。突然，一阵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我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让我的鼻子内侧皱了起来，这种感觉只有在吸入华氏零下二十度以下的空气时才会出现。如果我没有体验到鼻腔皱缩的感觉，我可能会告诉自己我出汗了，被扇了一下，但我无法否认鼻腔皱缩的感觉。就这样，我彻底放弃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我的经历，我默默地祈祷：“感谢您让我知道我的不信!!!!，让我知道我是多么的愚蠢”，“感谢您用温柔而美妙的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愚蠢！”在那次经历之后，我不再觉得有必要为灵异现象提出一个科学上可以接受的解释，但当我经历了一些我认为在科学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时，我会根据具体情况，默默地或大声地祈祷，深深地感激和感谢它们赐予我的体验，感谢它们与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分享了它们难以理解的美丽和俏皮。

在这些科学上无法解释的事件中，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无论是在医学仪式、汗屋还是圣丹斯，每当我遇到与我对现实的正常理解不符的事情时，我的身体总是会变得完全清醒、专注和集中。这就好像我的身体在告诉我，要振作起来，绝对严格地注意，因为有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这种完全清醒、专注和以身体为中心的感觉异常令人振奋。

多年以后，我问一位巫师，这些神灵助手是否是前人的鬼魂，他告诉我，除了极少数例外，神灵一直都是神灵，他们一直都在为造物主服务。我想到，在我的欧洲文化中，一直是精灵并一直为造物主服务的精灵被称为天使。

随着圣丹斯节的临近，一个名叫约翰-费尔（John Fire）的药师，又名“跛鹿”（Lame Deer，《跛鹿的幻象探索者》一书就是关于他的），带着四五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来到了这里。愚鸦爷爷身边从来没有过年轻漂亮的女人，因为他有凯特奶奶，她是他唯一的真爱。

有一次，在塞洛的圣丹斯，我坐在树荫下的地上，一轮舞蹈结束后，烟斗被分发了出去。约翰-费尔走到我面前，伸出烟斗说：“抽吧！”我感激地接过烟斗，默默祈祷了一两秒吸了几口，然后递还给他，说：

“Mitákuye oyás’iŋ”，意思是“所有--我的亲人”。那是我第一次吸圣烟斗。

那次圣丹斯之战后，我来到愚鸦酋长的小屋。他和其他几个人一直在讨论圣丹会的事，他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

“Tǎkóža [孙子]，你要跳舞吗？”我在寻找幻象时曾考虑过跳巽他舞，但我认为自己不具备必要的耐力（我真的很懒，也很胆小），所以决定不尝试。但加纳德巴问我是否要跳舞，他似乎非常期待我去圣丹斯。我不想告诉他“不”，也不想告诉他“要”，所以我想说点不置可否的话，我说，“哦，我可以，爷爷！”爷爷说：“Wašté！”（发音是“wash-tay”），意思是“好！”然后他用印第安手势表示“好”。我意识到爷爷真的希望我去圣丹斯，所以尽管我觉得自己缺乏必要的体力，我还是决定尝试去圣丹斯，因为我完全信任这位睿智的老人。我想，即使我的“圣丹斯”之旅以惨败告终，它也会以某种方式为更大的利益服务。也许我无法忍受“圣丹斯”的终极严酷考验（我见过无法完成“圣丹斯”的海豹突击队员），会给拉科塔人带来必要的鼓励。当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东西，也不知道我需要获得什么物品才能为跳舞做好准备。（如果有一本名为《巽舞完全傻瓜指南》的书，那我就完全有资格去读）。

## 游览明尼苏达州皮普斯通市

在塞洛家跳完舞从保留地回来的路上，我在明尼苏达州的皮普斯通停了下来，参观皮普斯通国家纪念碑。我对旅游活动不太感兴趣。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获得或挖到一块琵琶石，这样我就可以为自己做一个 Čaḡnúḡpa 用来祈祷。在后面，我发现了一个车库/维修区，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和蔼的当地人查克-德比（Chuck Derby），他是纪念碑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弄到足够的琵琶石来做一个烟斗碗，我想用我做的烟斗祈祷。当我真诚地表达了想用烟斗祈祷的愿望后，德比先生非常友好地赠送给我一块足够制作烟斗的大块琵琶石，并指导我如何在虔诚的状态下雕刻烟斗，同时一直在祈祷。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对他的指导和善意感到无比感激。我在皮普斯通一直待到纪念碑关闭之后，傍晚时分，日落之前，当影子越来越长时，我走在通往皮普斯通溪的林间小道上。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我被这纯粹的美和明显的神圣感惊呆了。我记得，当我站在那里，目睹这个圣地的深邃魔力时，我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并深深地感受到了宁静。我想起了电影《十诫》中的场景：摩西看到燃烧的灌木丛，上帝命令他："脱掉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不记得我是否脱了鞋，但我可能脱了。

## 危地马拉

接下来的 1976 年夏天，我有机会加入了拉里霍克瓦茨（Rarihokwats）领导的一个名为"白色和平之根"（The White Roots Of Peace）的团体，该团体来自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族，他们将前往瓜达拉哈拉为地震灾民提供援助。他们需要精通建筑、医学和农业的人才。我们乘坐一辆大型房车和一辆校车。我们一行人中有一位墨西哥印第安人，他将担任翻译，因为他会说当地的印第安语（我相信是玛雅语）。她家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特别穷的地方，看起来比松树岭保留地的大多数小木屋还要穷，她的财产似乎也远不如保留地上最穷的苏族人所拥有的财产值钱，然而，当我们走进她家时，却让我屏住了呼吸。她拥有的所有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地摆放在架子上。她家的内部如此干净整洁，让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圣殿。她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一位非常富有、受人尊敬的女士的家中。她为我们准备了简单但非常可口的饭菜，这让我感到无比感激。与我相比，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准备了食物给我吃，这让我感到非常惭愧，如果拒绝他们的礼物，那将是一种侮辱。当我接受他们的礼物时，我能做的只有深深的感激。那天下午，我逐渐意识到，在我的国家，那些吃得饱、有地方住、能看病的人之所以贫穷，与其说是因为缺乏物质财富和财产，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

我们一行人来到危地马拉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那里靠近震中。19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纪念日，美国举行了盛大的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晚上，我们在危地马拉的一个小镇上观看焰火！但是，焰火的燃放与美国二百周年纪念无关。在这个危地马拉小镇上燃放的焰火是为了庆祝第二天举行的大集市。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讽刺！

我在“白色和平之根”的时间比其他队员早一点结束，因为我需要赶往南达科他州的圣丹斯。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危地马拉城，搭乘飞往迈阿密的航班，然后搭便车前往南达科他州。



这张海报说

太阳舞

奥格拉拉-索克斯

太阳舞

7月30-31日 8月1-2日

南达科他州波尔卡平

旁白：高贵的红人

更多信息联系二百周年纪念计划

Birgil Kills Straight

1976年，由弗兰克-福尔斯-克罗担任代言人的圣丹斯活动搬到了南达科他州的波库平。前一年，圣灵节在松树岭举行。我是在“植树节”的前几天抵达的（在“植树节”，人们会砍下一棵木棉树，由男舞者抬着，栽种在圣丹斯凉亭的中央）。圆形舞蹈区以木棉树为中心，半径约四十英尺，周围是一个圆形遮阳棚，棚的东面有一个开口（舞者将木棉树从这个开口抬入棚内）。

## 会议道森没有马

舞会开始前，我遇到了一位格外友好和谦逊的拉科塔圣公会牧师，他名叫道森-无马（Dawson Has No Horse）。他穿着黑裤子和黑衬衫，显然是一位牧师。我非常喜欢他。道森通常不参加圣丹斯舞会。他在圣公会教堂祈祷，而不是用圣管祈祷，但那年他告诉妻子艾米丽：“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拉科塔人是如何祈祷的吧。”于是他们就来参加圣丹会了。

我问道森是否愿意翻译一个信息给愚鸦爷爷，他同意了。我们来到爷爷的帐篷，道森用拉科塔语解释说，我让他翻译一个我必须向爷爷请教的经历。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道森，道森什么也没对爷爷说，也没听到爷爷的回应，就告诉我，当我吃完饭后，我应该从饭菜里拿出一点肉，到外面去挖一个小洞，把肉放进洞里，然后盖上。这将是对大地祖母的献祭。我感谢道森的建议，并告诉他我会这么做（我确实这么做了），但我问他能否把我的经历告诉爷爷，看看爷爷怎么说。道森对爷爷说了拉科塔语，爷爷也用拉科塔语回答了道森，道森说：“爷爷就是这么说的”。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我想知道道森是怎么知道外公的建议的。

几天后，当圣丹斯舞蹈节正在进行时，道森和艾米丽在舞圈周围的圆形树荫下休息。当时正值轮舞间隙，所有舞者和助手都离开了舞蹈区，在树荫下休息。道森灵光一闪，对艾米莉说：“你看到那个站在树旁的男人了吗？”艾米莉说：“外面没有人。我觉得你在太阳底下晒太久了。我们回家吧”道森说：“不，他在叫我。我得走了”道森看到的那个人穿着一条旧水牛皮翼裙。他的脸一边涂成红色，另一边涂成黑色。他的头发一边编着辫子，另一边则披散着。他正示意道森到他身边来，就在舞圈中间的翼风树下。

树荫凉亭内的舞蹈圈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祭坛，不是舞者或助手的人不得进入神圣的舞蹈圈。圣公会牧师穿着黑裤子和黑衬衫走到树下，让树荫下的拉科塔人感到震惊。道森走到站在舞圈中间树旁的那个人面前，当他走到他面前时，那个人却不见了！道森感到很震惊，心想：“我做了什么？”这时，他看到愚鸦酋长走进了舞圈，正

走到他面前。愚鸦酋长向人们宣布："这就是明年要管理圣丹斯的人。(当然，他是用拉科塔语说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的下巴都掉下来了，感到目瞪口呆。愚鸦酋长是天主教徒，他把圣丹斯节交给了一位来访的圣公会牧师，而这位牧师并没有参与圣丹斯节或传统的拉科塔祈祷方式！

巽他节结束后，道森开着卡车行驶时，会听到雷声，他会听到雷声中那个人的声音在喊："嘿，嘿！"这让道森很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道森越来越担心，于是有一天，他走进瓦克帕马尼湖圣公会教堂（道森建造的），跪在祭坛前祈祷。在祭坛前祈祷时，他又听到了雷声，听到了那个人在雷声中哭泣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并不安全，即使在自己的教堂里也是如此。最后，道森告诉妻子艾米丽，他要去屋后高高的山上禁食祷告。他告诉艾米丽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去了哪里。通常，当拉科塔人进行"幻象探险"（*Haŋbléčeya*）时，他们会先进入汗屋，然后在笔直的柳树杆上插上黑、红、黄、白四色旗帜，标出他们的祭坛区域。然后用四百零五根烟草绳将祭坛区域围起来。道森没有这些东西。他走到山上，拿出一袋公牛达勒姆烟草，在地上的四个方向堆了四小堆烟草，然后站在中间。太阳直射道森，没有一丝风。道森担心自己会中暑而死。他在山上待了三天，第三天夜幕降临时，雷雨交加。闪电就劈在道森面前，他在圣丹斯圈里看到的那个人顺着闪电跑了下来，站在道森面前。他说："你可以得到神圣披肩，也可以得到闪电。快选吧！"道森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可以选择神圣披肩，成为尤维皮药人（被神圣披肩绑起来），也可以选择闪电，被闪电劈死。道森说："我选择神圣披肩！"神灵说："*Wašté!*"（好！）然后消失了。(很好！) 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又落下。太阳再次升起，又再次落下。道森知道，他应该把这个菱形内有鲜艳十字架的图案用在他的余威皮祭坛上。

在那之后，道森开始举行尤维皮人的医药仪式，所以当圣丹斯节再次到来时，道森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尤维皮人药师了。道森并没有停止圣公会牧师的身份。在瓦克帕

马尼湖圣公会教堂的讲坛上，他会谈论神圣烟斗和神灵；在尤维皮祭坛上，他会谈论耶稣。道森会说：“没有区别！我们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

## 高马家族为圣丹斯电影节做准备

1976年“豪猪圣丹斯”活动结束后，一位名叫“路德-高马”（Luther High Horse）的长者知道爷爷想让我参加“圣丹斯”活动，就来问我是否想参加“圣丹斯”活动。我说“想”，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去。我去告诉爷爷，路德-高马要带我去圣丹斯。爷爷同意了。路德开车把我送到他在SD州万布利的家，发现我完全没有准备。卢瑟和他的家人给我做了一条圣丹斯短裙，给我买了一个奖章、一个鹰骨哨子，还给我做了圣人冠、手镯和脚镯。他们给我做了旗子，系了405根烟草绳，让我挂在树上。他们还给我找了一根穿孔用的绳子。我至今仍深深感激高马家族对我这个哑巴的帮助！

## 乌鸦狗的圣丹斯乐园

1976年8月5日傍晚，舞会第一天结束时，卢瑟开车送我去鸭犬乐园。那一年，乌鸦狗乐园圣丹会的代言人是比尔-施韦格曼（Bill Schweigman），他被称为鹰羽酋长。卢瑟和比尔-施韦格曼说过话，我猜卢瑟告诉比尔，愚公希望我跳舞。比尔非常尊敬傻瓜乌鸦爷爷，所以他让我把床铺放在男人的帐篷里，明天早上我就去跳舞。



**CROW DOG SUN DANCE**  
**AUGUST 5-8 \* 1976**

CROW DOG IS IN PENITENTIARY  
BUT THE SUN DANCE WILL GO ON.  
CROW DOG IS SPEAKING TO HIS NATION.

To all Indian tribes: The Sun Dance has been part of our heritage in the past and must continue to be so in the future. The original Dance occurs when the chokecherries are ripe. The purification day is on August 3rd. The Dance will be held on August 5th, 6th, 7th, and 8th. The Dance will be at Crow Dog's, on the Rosebud Reservation, in South Dakota. All Spiritual Leaders, Chiefs, and traditional people are welcome. Food will be served two times daily. All Sun Dancers who have taken vows must be prepared. Autumn Dawn and Barbara Brave Bird could not be forgotten.



**ROSEBUD RESERVATION \* SOUTH DAKOTA**

这张海报说  
乌鸦太阳舞  
1976年8月5-8日  
乌鸦狗被关进监狱  
但太阳之舞仍将继续。  
乌鸦狗在对它的民族说话。  
致所有印第安部落太阳舞在过去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今后也必须继续如此。最初的舞蹈在樱桃成熟时举行。净化日是8月3日。舞蹈将于8月5日、6日、7日和8日举行。  
欢迎所有精神领袖、酋长和传统人士参加。每天供应两次食物。  
所有已宣誓的太阳舞者都必须做好准备。不能忘记秋天的黎明和芭芭拉-勇敢的小鸟。  
罗斯巴德保留地 \* 南达科他州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比尔-施韦格曼就用一种看似不同寻常的方式叫醒舞者。他大声喊道：“早安，舞者们！精神女侍者给你们送来了床上早餐！有培根、炸土豆、火腿、果汁和咖啡！”舞者们在斋戒，听到有人提醒他们错过了什么，都会大声呻吟，但这一切都很幽默，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做了一个汗蒸，然后排着队走进凉亭跳舞。保留地上的圣丹斯节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特点，那就是尽管男女舞者跳得超出了人类的忍耐极限，男人们胸前或背上的皮肤被穿上了和2号铅笔一样大或比2号铅笔还大的樱桃木钉子，但舞者和助手们的精神却特别轻松和快乐，并不消沉或沉重。

我想说我跳得很强，但这并不准确。我是在舞会的第二天开始跳舞的。我知道和我一起跳舞的人比我多一天的疲劳和干渴，所以我知道最好不要把我的抱怨说出来。我只想说，我度过了舞会，没有让自己完全出丑。虽然舞蹈是一种极端的折磨，但在那座舞蹈凉亭里，却有一种可触可感、无比美丽的精神存在，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对它心痛和向往。当我敲打这篇文章时，对舞蹈神圣感的强烈记忆让我热泪盈眶。对于不了解当时情况的旁观者来说，即使是穿刺也并非如此。这样的观察者可能会认为穿孔是某种虐恋仪式。他们不会意识到，也无法感受到的是，穿孔的人爱他的兄弟，他不想给他带来痛苦，只是因为他的兄弟以一种神圣的方式请求他通过穿孔来帮助他。这种亲情的甜蜜和爱的温柔是语言无法充分表达的。（当然，还是会痛）

## 道森的余威皮仪式

当我得知道森已经成为一名 "尤维皮" 巫师时，我开始参加他的 "尤维皮" 仪式。道森的 "尤维皮" 仪式之前都要举行汗屋仪式。在大多数汗屋仪式中，当橘红色发光的石头被放进汗屋中间一个洞的坑里，门被关上后，道森会拿起一把鼠尾草（艾草），我可以从石头的光芒中看到鼠尾草、然后用鼠尾草击打那堆发着红光的石头，同时发出一声内脏般的咕噜声（"Húuŋh"），鼠尾草击中石头的地方就会冒出耀眼的白色火花，瞬间，坑里所有的石头都会发出明亮、深饱和度极高的碧蓝天蓝色！整个坑里都是发光的蓝色石头！一片鼠尾草叶子落在石头上，它也会发出红色的光（所以我知道我看到的颜色是正确的），但石头都是那种奇妙的、深度饱和的碧蓝天蓝色！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颜色！

道森在巽风树旁和山上看到的神灵名叫 Čaŋnúnŋpa Gluhámani（拿着烟斗走路的人），他是巽舞者的神灵，所以在 "夜未央" 仪式（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举行）上，当歌手唱起巽舞之歌时，我们所有巽舞者都被鼓励站起来跳舞，并吹响我们的鹰骨哨子、道森告诉我们，当我们和 Čaŋnúnŋpa Gluhámani 一起跳舞时，他会很高兴。有一

次，当我问起神灵时，他们告诉我，除了少数例外，他们一直都是神灵，一直都在为造物主服务。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一直存在并一直为造物主服务的精灵被称为天使，他们也确实如此！因此，对于拉科塔人来说，上帝的显灵是"日舞者"，而对于拥有高耸入云的大教堂的欧洲人来说，天使可能是长着翅膀的。每一种都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真实体现。

## 触摸精神之面

在道森的"尤维皮"仪式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或其他人有问题想问时，我们会坐在漆黑的环境中，Čhaŋnúŋpa Gluhámani的手会伸出来，抓住我们的手腕，把我们的手和胳膊拉起来，让我们触摸他的头侧。根据我们摸到的是他扎辫子的那一边，还是他头发散开的那一边，道森会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意思，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想到这里，我总觉得心里痒痒的，在漆黑的环境中，Čhaŋnúŋpa Gluhámani知道我们的手臂和手腕在哪里，可以准确地抓住我们的手腕，而不用四处摸索寻找我们的手腕。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都会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圣灵之一会让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触摸他的脸庞

## 水牛精灵来访

有一次，一只水牛精来到仪式现场。我能听到它在木地板上跺脚的声音。我站在那里，一边吹着鹰骨哨，一边随着一首圣丹斯歌曲跳舞，水牛把鼻子贴到了我的肚子上。我能听到并感觉到它湿热的呼吸从温暖的鼻孔中喷出，喷到我的肚子上。那时，我已经目睹了太多违反科学规则的事情，我已经不再关心如何用"科学"来解释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也不再害怕。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仪式中的灵魂是造物主的仆人，他们爱我们，他们的经历是一种祝福。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黄小子尤金一起成为道森的歌手之一。有时，约翰-左右也会来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尤金和我会听从他的意见。约翰是个出色的歌手，他的嗓音

明亮清澈。最后，我和尤金-黄男孩一起成为道森的余威皮祭坛助手。尤金和我会帮忙竖起旗帜，在祭坛周围系上烟草带，把管子递进祭坛祈福，给道森系上圣披肩（或毯子），轻轻地让他躺下，关闭祭坛，然后熄灯。道森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邀请人们带上他们的烟斗，当唱到 **Opági**（烟斗填满/献祭）歌曲时，把烟斗填满。装满的烟斗会被送入内坛，放在烟斗架上，在仪式中接受神灵的祝福。仪式结束后，烟斗会被传递给烟斗的主人，他们会点燃烟斗，并将烟斗传递给所有人吸食。一旦所有的烟斗都抽完了，宴会就开始了。举行仪式的人会带来食物，供前来祈求治愈的人们食用。这些仪式上的食物特别美味丰盛。人们通常会把吃剩的食物带回家。

在 **Yuwípi** 开始之前，道森会从愿意献上几块肉的人那里收取肉供品，作为祈祷病人痊愈的供品。献肉的人会拿着烟斗祈祷，取肉的人则会把一根尖针插进上臂的一层皮下，把皮拉起来，然后用刀片把它割下来。这一小块皮（直径约一毫米）会被装在一块方形红布里，然后用一根绳子绑起来，就像烟草领带一样，放在祭坛上。

我几乎总是为需要治疗的人献上肉祭。最后，道森试图让我从献祭者手中接过肉祭。当时，我还没有掌握诀窍，担心会给献祭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对此，我至今仍感到非常抱歉！）多年后，我作为圣丹斯的一名助手接受了取肉供奉的任务，并掌握了诀窍。我总是尽量取最小的一块肉，既能满足他们奉献一点肉的愿望，又能把痛苦降到最低。我会把针插进去，刚好拔出一小块肉，然后非常小心地把刀片放在割肉的位置上，快速地把这一小块肉割下来，时间不会超过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秒。从一个施舍者身上取下肉块后，我会把别针和刀片放进一个红色的利器盒里，然后给下一个人取新的。在取肉的同时，我会为献给造物主的礼物做感恩祈祷，并为献肉者的健康、幸福和美好愿望祈祷。

## 最难忘的肉祭

我还记得我最喜欢、最难忘的肉祭。在肉祭坛前，一个非常小的女孩走到我面前，害怕得浑身发抖。她害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口干舌燥，声音颤抖，但她说她想为奶奶的健康献上肉祭。尽管她害怕献肉，因为她觉得献肉会很痛苦，但为了奶奶

，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强忍着泪水让她坐下。(我递给她一个管子，让她拿着祈祷，并用鹰翼扇为她梳头祝福，还和她一起大声祈祷她的祖母健康、幸福和长寿。我把针插在我能做到的最小的一块肉下面，往上一拉，很快就把它切下来了。小女孩惊愕地环顾四周，说："就这样吗？我说："是的。"然后，她一脸震惊和欣喜地说："我都没感觉到！"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告诉她我很高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把针尖上的一小块肉给她看。在我取肉的地方有一小滴血。我让她看着我用一块正方形的红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和其他供品一起绑在绳子上，并向她解释说，这块肉会在一天结束时被拿出来放在巽树上。我告诉她，她没有感觉到，因为她的祈祷非常纯净。

## 1977 年的豪猪圣丹斯

1977 年在波丘平举行圣丹斯舞会时，道森负责管理舞会，愚公爷爷负责提供建议。道森和愚公爷爷在一个帐篷里举行的会议上发言说，应该允许我跳舞，但与会的各个头人坚持认为，不应该允许一个白人跳舞，因此答案是否定的。就在会议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在帐篷外面，看到一面白旗从圣丹斯树的树枝上掉了下来。道森看到后，走进凉亭，把它捡起来，叠好，放在祭坛上。我问道森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白人被巽他树拒绝了，道森说："白色是纯洁的颜色，而在那个帐篷里发生的事情并不纯洁。"

当时，巽舞结束后，在巽舞结束后的四天里，在巽舞凉亭里举行了一次pow wow。在pow wow期间，一名男性传统舞者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当时有医生和医护人员参加pow wow，于是他们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所有印第安人都开着皮卡车，只有我有一辆面包车，我的大众面包车后面有一张床，我就睡在那里。由于当时没有手机，周围也没有警察可以叫救护车，我就开着面包车，医生们把倒在地上的人抬到我的面包车后座上，我就拼命开车往松树岭医院赶，医生们则继续给那个人做

心肺复苏。当我们到达医院时，他们尝试对该男子使用去纤颤器，但无法使他苏醒，最终他死了。

## 罗伯特-斯泰德《洛欧皮》中的鬼魂之舞

我发现在塞洛黑鸦营将举行另一次低级巫术，罗伯特-斯泰德将在其中担任中保，于是我去了塞洛黑鸦营。这一次，当灯笼被吹灭，呼唤之歌被唱起，圣灵进来并开始走动时，我已经目睹了许多违反我所理解的现实科学本质的事情，我毫不怀疑房间里的存在是圣灵的显现。

由于我不再对所发生的事情心存疑虑，我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为病人祈祷上，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所需的帮助和医治。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有些不同，罗伯特-斯泰德告诉我们所有人（用英语）站起来跳舞，我们是在跳鬼舞。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拉科塔人告诉我，"脸雨"酋长的灵魂就在房间里，他想和我们一起跳鬼魂舞！我非常高兴和感激地站了起来，与"脸雨酋长"跳起了"鬼舞"！

当仪式和宴会结束，我准备离开时，我向罗伯特-斯泰德道谢，他说："谢谢你！他们不想让你和他们一起跳圣丹斯舞，但酋长"脸上的雨"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跳鬼舞。我有点哽咽，感谢他告诉我这些。

## 黄色面包车

我买了一辆旧的二手黄色面包车。我把两英寸的木方用胶带粘在面包车的地板上，网格间距约为 12 英寸。我请一家喷涂隔热泡沫的公司在地板、墙壁、天花板和后门喷涂了隔热泡沫。我把泡沫从地板上的木块顶端剪掉，然后在这些木块上铺上胶合板地板。后门有两扇窗户，我用胶带把它们粘起来，这样就不会被泡沫喷到了。我用两块胶合板铰接在后窗底部，并在木板上粘上一英寸厚的泡沫塑料，这样停车时，我就可以把这些木板摆动起来，把泡沫塑料压在窗户上，然后用一个钩眼把它们固定住。我把一条大毯子和一个印花壁挂缝在一起，中间夹了一块 6 密耳的塑料布，边缘用尼龙搭扣固定。我用尼龙搭扣把毯子和塑料挂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之间，

以及面包车的隔热后部。作为床铺，我在靠后门的牛奶箱上铺了一块大号胶合板，在胶合板前面，我在驾驶员座位后面放了一把舒适的靠背椅、一盏阅读灯和一个空间加热器。

我和愚公移山爷爷、愚公移山奶奶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花钱请当地的电力公司在爷爷家旁边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电表和一个电源插座，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面包车插上电，给我的空间加热器和阅读灯供电，而不用爷爷家的电。整个冬天，我都住在那辆面包车里，每月的电费从未超过十或十二美元。当我开车送爷爷和奶奶去不同的地方时，我把毯子/塑料布/挂壁拿下来，奶奶就舒舒服服地坐在那把太师椅上，爷爷则坐在副驾驶座上。

## 拉皮德城的 Pow Wow

有一次，我开着我的黄色面包车载着愚公爷爷和愚公奶奶去拉皮德城参加 **Pow Wow**。我们把车停在离竞技场入口中等距离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到竞技场入口。

奶奶穿着一件漂亮的珠饰雪白鹿皮女式传统服装，上面饰有麋鹿牙齿。爷爷则穿着全套的酋长礼服。他的战帽上有双排鹰羽，几乎垂到地面。每根鹰羽的顶端都有一个珠轴和一些马毛。爷爷戴着一顶黑色长发假发，假发扎成两条长辫子，每条辫子都用白色兽皮包裹着，兽皮的爪子和头还连在一起（可能是貂皮或黄鼠狼皮，我不确定....，稍后再详述）。他穿着珠饰繁复的鹿皮衬衫和裤子，还戴着骨珠胸甲。让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走过宽阔的停车场时，外公拿着外婆的褶边钱包，上面还珠有漂亮的花朵图案，并举在身前。这似乎很不协调，直到我意识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酋长和勇士该做的事，帮他的女人提着沉重的钱包。貌似如此，实则不然！我真希望我有相机，可以拍一张照片。这对坚强的年轻战士来说，将是一堂精彩的实物课。

## 爷爷参加条约会议

我经常开车送爷爷去参加不同的会议，经常去拉皮德城，偶尔也去丹佛。条约理事会会议可能会安排在中午开始，人们会在 12:45 左右开始出现，参观并喝咖啡，然后会议会在 1:30 到 2:00 左右开始。会议总是以祈祷开始和结束。（条约会议是这样，但即使是像讨论垃圾收集问题的部落委员会会议这样的普通会议，也会以祈祷开始和结束）。讨论总是完全用拉科塔语进行，所以我从来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我能跟上会议的情绪基调，而且它们似乎反复遵循一种模式。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和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否准确，我非常爱爷爷，所以我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但以下是我观察到的情况：首先，在开场祷告之后，似乎有一个信息阶段，组织者会阐述问题。似乎有一些问题和澄清，然后不同的负责人站起来讨论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似乎都是合理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几个头人可能会有一点激烈和激情。除了坐在一旁静静观察的愚公爷爷，其他人都在发言。最后，爷爷会站起来轻轻地说几句，同时和蔼地向那些一直在发言的人做手势，他们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看起来像是被人训斥了，不过爷爷的语气肯定不是这样。爷爷讲完后，大家觉得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有人做了简短的闭幕祷告，会议结束了。爷爷会在会场逗留一会儿，和一些与会者说说笑笑，然后我开车送他回家。回到家后，他会和奶奶一起坐在沙发上，转向奶奶，热情地告诉她会议上发生了什么。然后，奶奶也会说上几句，爷爷就会恭恭敬敬地低下头，而奶奶则会长篇大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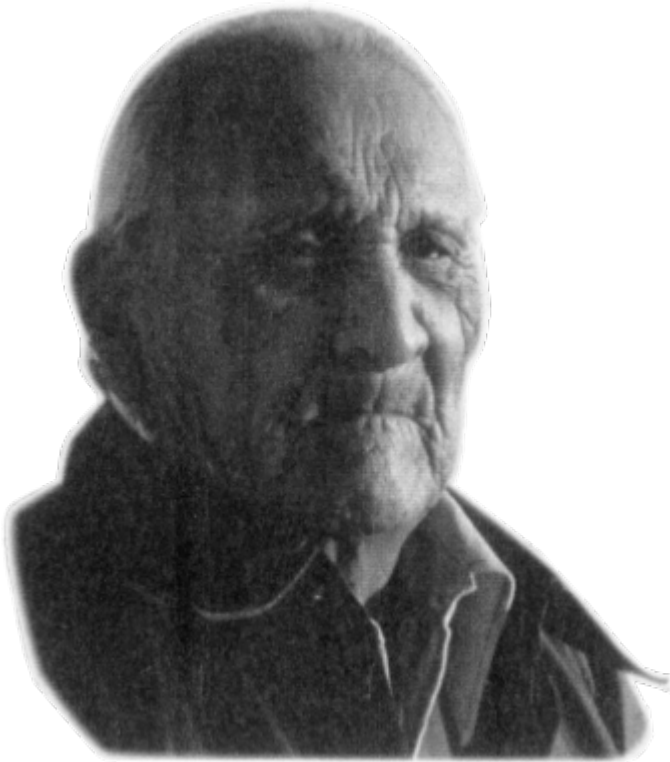
## 爷爷和我会见达赖喇嘛

有一次，我和外公在丹佛开会（也许埃弗雷特-隆尼希尔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被领进一家酒店，乘电梯来到一套房前的一个大区域，见到了达赖喇嘛。当时，我并不知道达赖喇嘛是谁。我想我听说过他，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佛教领袖，但我对愚公移山印象更深。在爷爷和达赖喇嘛握手后，我礼貌地和他握了握手，并按照拉科塔

人的礼仪，在和达赖喇嘛握手时没有直视他的眼睛。(在拉科塔传统中，表示尊敬时不能直视长者的眼睛，而要低着头)。

## 爷爷看着我，也透过我看着爷爷

和外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几次我走进房间，外公绝对会盯着我看。他看起来并不生气或不开心，但我清楚地知道，在那一刻，爷爷能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读懂我的心思，如果我心里藏着什么秘密，他绝对会知道。这会让我回到自己的内心，想知道我是否在充分地祈祷，想知道爷爷在我的内心看到了什么。然后爷爷会把目光移开，我也会放松下来。让别人以一种毫无疑问他们能看透你的方式看着你，这让人感到极度不安。



## 道森给我取名为 Pǎesto

拉科塔语中没有 "r" 音，所以拉科塔人觉得我的名字 "普雷斯頓" 很难发音。有一天，道森说："你的名字'普威斯顿'很难发音，所以我叫你'ǎesto'，因为这个名字容易发音！你的名字叫Šúnka Pǎesto，是一种鼻子尖尖的狗，就像灰狗或猎狗！"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了，拉科塔人开始叫我 "Pǎesto"，虽然有些人叫我 Unkčé Pǎestola，意思是 "尖锐的狗屎"，但我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我应该得到这个名字。我是一个相当有缺陷的人，我努力做得更好，尽管并不总是成功。

## 爷爷给我取名 Naúŋwizipi

就在道森给我取名 "ńésto" 并且这个名字流传开来后不久，愚鸦爷爷给我取名 "Naúŋwizipi"，他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嫉妒他"。当爷爷喊我的时候，他会喊 "嫉妒，hiyúwo！"(hiyúwo，意思是到这里来)，或者 "Nawízi！"（意思是嫉妒）。我猜想有些人嫉妒我，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我在非自愿的独身生活中过着可悲的生活，非常孤独，这肯定不是我所希望和渴望的。

## 爷爷治愈了中风的道森

有一次 Pow Wow（社交舞会）我没有参加，但我从几个在场并目睹了事情经过的人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道森正在跳传统舞蹈（单人舞），他突然中风倒下了。据在场的人说，戴着假发、穿着酋长服装的愚鸦爷爷走到道森身边，从假发的辫子上解下一张还连着头和爪子的小兽皮，把兽皮放在道森的背上并祈祷。据几个人说，那张兽皮活了过来，开始在道森的身上爬行，爬到他的头上，开始吸吮，然后瘫软下来，爷爷把它捡起来，重新绑在假发的辫子上。道森站起来，病治好了，完全康复了。我不指望很多非印第安人会相信这个故事，但我亲眼目睹了太多违反我对科学的理解的奇迹，所以我绝对相信这个故事。

## 皮特-斯威夫特-伯德

神灵来到道森身边，告诉他有人要来把道森送上山去做 "haŋbléčeya"，但是道森不应该把神灵的话告诉任何人，送他上山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现身。几个月后，当道森在雪地里开车时，一辆小卡车停在道森身后，并开始闪烁车灯。道森把车停在路边，想让皮卡从他身边经过，但皮卡却停在了他身后。当司机下车走到道森面前时，道森有点担心。道森摇下车窗，发现是皮特-斯威夫特-伯德，道森认识他，但不是很熟。他不是参加道森的仪式或教堂礼拜的人。皮特说："我的兄弟乔和我每周都会举行汗蒸仪式 准备今年春天把你送上山去参加郝布莱契亚仪式。"道森很惊讶，但神灵来到他身边，告诉他皮特-斯威夫特-伯德就是他们告诉他的那个人。在准备上山

的过程中，道森和我去了皮特-斯威夫特-伯德的家参加汗屋仪式。皮特住在一条碎石路上，这条路通向一条小溪，就在皮特家门口，小溪的另一边有一个高高的悬崖。道森指了指那座悬崖，警告我千万不要在小溪对面的那座高悬崖上做 "haŋbléčeya"，因为有几个人在那座悬崖上斋戒后死在了上面。我向道森保证，我不会试图在悬崖上进行探险。道森还告诉我，皮特和乔是heyókñas，也就是神圣的小丑，他们经常做一些反面的事情，但不要向他们提及heyókñas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久以后，当我去皮特家做汗蒸时，他告诉我："首先向西方祈祷，然后向南方祈祷，然后向东方祈祷，然后向北方祈祷"（这是逆时针方向。拉科塔人通常按照太阳在北半球移动的方式祈祷，即顺时针，向西、向北、向东，然后向南）。我感激而恭敬地接受了皮特的指导，并没有表示他让我倒着祈祷。当heyókñas人倒着做事情时，这并不是一个笑话，也不是一个人应该取笑的事情。

## 德国药师

在一次圣丹斯电影节上，我遇到了一个德国人，他是一名医生。他操着带口音的英语会话，我非常喜欢他。我邀请他来参加道森之马的一次 Yuwípi 仪式。仪式开始前，他非常谦虚地告诉道森，他脖子上挂着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一些小石头，作为他行医的一部分，他会和这些小石头交谈，并从它们那里获得指导，他想知道在仪式上是否可以带着这些石头。道森说："是的，当然可以！"并建议他把这袋石头挂在祭坛的西面旗帜上，等神灵们进来时再接受他们的祝福。他照做了，仪式结束时，道森告诉大家，神灵们报告说，袋子里的石头会说 "lyášiča"（发音为 "ee-yah'-she-chah"--拉科塔语中的德语），我们的德国医生朋友确实是一位成熟的药师，他从这些石头中得到了造物主圣灵的指引。我觉得有趣的是，拉科塔人对德语的称呼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有许多拉科塔人参加了战争，而德语的字面意思就是 "难听的语言"，因为拉科塔人不喜欢德语的发音，所以这些小石头说的就是难听的语言。我还非常惊喜地得知，造物主的圣灵正在为一位谦逊的德国医生提供祝福和指导。

## 我在 1978 年起舞

原来，我开车送他去医院的那个人，就是曾经反对我跳舞的头人之一。我开车送他去医院时，还不知道他说了反对我的话。当然，如果我知道也无所谓。一个人需要帮助，所以我尽力帮助他。1978 年圣丹斯节即将开始时，人们说："他反对一个白人跳舞，但当他摔倒时，那个白人试图救他的命。就这样，我们决定允许我去圣丹斯。

我很高兴我将被允许参加圣丹斯节，但我希望拉科塔人不要简单地把圣丹斯节开放给任何来想跳舞的白人（或非印第安人），因为有太多疯狂的人想要来跳舞，却不知道自已会陷入什么境地。我的建议**不是**说"不"，而是说"还不行"。让那些愿意与拉科塔人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反对那些窃取拉科塔人土地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该以拉科塔人的方式崇拜造物主的非印第安人，与拉科塔人一起工作，捍卫并服务于舞蹈和仪式，直到拉科塔人深深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信任他们以及他们对神圣方式的承诺。这可能（也许应该）需要数年的时间，就像我一样。

## 当耶稣回来时

有一次，在皮特-斯威夫特-伯德的营地里，皮特在等待汗蒸房的石头在火中加热时说："当耶稣回来时，**他就要回来了**，所有那些教堂里的人，他们甚至都不会知道，但是巷子里的那个醉汉和无家可归的一家人，他们会见到他。（皮特特别强调了"他还会回来"）当他说这些的时候，我想起耶稣曾与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与小偷、妓女和税吏在一起。今天，他将与穷人、逃离压迫的移民以及被社会排斥的变性人在一起。祂将为他们提供慰藉和安慰，与他们站在一起，谴责那些拒绝和压迫他们的人。至于教会，教会有赞助施食处来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吗？是否有外联计划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他们是否公开欢迎贫穷的移民、同性恋者和变性者？在马太福音第 25 章中，耶稣说："你们既没有亏待这最小的一个，就是没有亏待我。如果我们把某些人视为"异类"，不属于我们选择关心的人群，那么很显然，我们也把耶稣视为"异类"，进而拒绝上帝的国度。然而，现在公开悔改这些罪行、弥补过失、拥

抱我们之前所拒绝的人，并向上帝的宽恕和赦免敞开心扉，还为时不晚。没有 "其他人"。

## 只有五个人的余威皮

道森之马尤维皮的大多数仪式都有二十五到四十多人参加。有一次，一个需要紧急治疗的人出现了，没有时间通知正常的参加者。那天晚上，仪式屋里只有道森、那个生病的女人、道森的妻子艾米丽、尤金-黄皮肤男孩和我。尤金和我各自拿着鼓，并排坐在一起唱召唤歌曲。艾米丽就坐在我们对面的仪式屋里，我能听到她清脆的歌声。我能听到生病的女人在祈祷，道森在离尤金和我不远的毯子或圣披肩里哭喊着 "嘿嘿！"。灵魂们还在仪式屋子里敲打着拨浪鼓，让到处都闪烁着小光点。如果我以前不相信和不了解神灵的真实存在，那么这将会挑战我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但事实是，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已经经历了太多扭曲现实的现象，所以这一切看起来很平常。

## 名字超长的灵魂

我从多个渠道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病入膏肓，人们请来一位药师为他祈祷。在仪式上，药师告诉小男孩，神灵会治好他的病，但神灵想向小男孩请求一件事。神灵的名字很长，很难发音，也很难记住。药师告诉小男孩，神灵非常喜欢小男孩的名字，如果小男孩同意，神灵就会把小男孩的名字告诉他。小男孩同意了，现在精灵的名字就叫 "斯科蒂"。我听说，有几位 "药人" 曾与名叫 "斯科蒂" 的精灵合作过。造物主的圣灵从未停止过让我惊叹，他们的温柔和甜蜜令人难以置信。

## 皮特-斯威夫特-伯德问我是否认识史蒂夫-劳伦斯

在拜访皮特-斯威夫特-伯德时，他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名叫史蒂夫-劳伦斯的金发、斜眼白人。我告诉皮特，我没有见过一个叫史蒂夫-劳伦斯的人。皮特告诉我，他把史蒂夫-劳伦斯安置在他家对面小溪悬崖上的一个 "幻象探险" (hanbléčeya) 上。道森

曾警告我不要去那个悬崖，因为在悬崖上禁食的人都死了。皮特告诉我，他曾让史蒂夫-劳伦斯（Steve Lawrence）在那个悬崖上进行 "幻觉探险hanbléčeya

## 史蒂夫在臭名昭著的悬崖上的 Hanbléčeya

许多年后，我遇到了史蒂夫-劳伦斯。他和皮特-斯威夫特-伯德描述的一模一样。他是个金发碧眼的人，眼睛特别横。他还是个 "heyókħa"，甚至比皮特-斯威夫特-伯德还 "heyókħa"。对他来说，"heyókħa"并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总是反着做事情。我非常喜欢他，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告诉我，皮特-斯威夫特-伯德曾让他在臭名昭著的悬崖上表演 "hanbléčeya"，他的经历与皮特告诉我的情况完全吻合。史蒂夫说，他当时在自己的 hóčhoka（祭坛区），他感到害怕，担心人们会来找他麻烦，或者因为他这样祈祷而为难他。一阵雷雨吹来，在雨开始落下之前，他的周围已经电闪雷鸣。他站着，举着烟斗祈祷，静电放电发出滋滋的声音，沿着他斜握着的烟斗杆向上移动，消散在他头顶的天空中。他心想："还好有这些 Wakínyan[闪电或雷电生物]在，否则现在没人会蠢到来惹我了！"这时，雨开始下了起来，下得又大又长，把他完全淋湿了。他的毯子完全湿透了。最后，雨渐渐小了，然后停了，暴风雨的乌云被完全吹散，史蒂夫被留在了明亮的星空下，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他不停地祈祷，但后来他看到有灯光射来，于是史蒂夫把身子压得很低，希望能朝他开过来的人不会看到他。一辆小卡车停在他的小屋旁边，然后熄了火。史蒂夫站了起来，听到皮特-斯威夫特-伯德非常惊讶地说："噢！你还活着！"皮特从皮卡车上下来，走到后面，拿出一大张塑料布，扔进史蒂夫的 "霍卡"里，说："盖好被子，孩子！你可能会被淋湿的！"史蒂夫说："好的，谢谢你，皮特！"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然后皮特就开车走了。

## 圣丹斯助手的佳得乐

多年以后，当我遇到史蒂夫-劳伦斯时，他正在跳圣舞，在两轮比赛之间，在一个助手的帐篷后面有一个区域，助手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因为助手们没有禁食，所以他们在这个区域放了几瓶佳得乐。史蒂夫晃晃悠悠地回到了这个受限制的帮工区

，其中一个帮工注意到他后说："嘿！你不能再回来了！"于是史蒂夫坐了下来。他开始盯着触手可及的佳得乐瓶子，另一个帮手说："你不能喝这些东西！"于是史蒂夫拿起一瓶佳得乐，打开瓶盖，正要开始喝，这时莱纳斯-红羽毛（Linus Red Feather，拉科塔兄弟，我在愚鸦爷爷家和他一起跳过日光舞）知道史蒂夫是个嘿ókǎ，他说："史蒂夫！坐下，喝点佳得乐！"史蒂夫像挨了一记耳光。他沮丧地重新喝完佳得乐，放下杯子，站起来，离开了禁区。这完全出乎了其他没脑子的助手的意料，他们告诉莱纳斯，他不应该让史蒂夫坐下来喝佳得乐，因为那是违反规定的。

## 史蒂夫与灵魂交流

随着我和史蒂夫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观察到他在和灵魂交流。这并不是我的灵媒感知，因为我没有这种灵媒能力，但我曾与弗兰克-福尔斯-克罗和道森-诺马一起生活过，我知道他们与灵魂交流时的样子，我看到史蒂夫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1982年，我在保留地上遇到了一位名叫欣迪的漂亮英语老师，她比我聪明得多，而且由于我无法理解的原因，她也喜欢我，于是我们于1983年结婚。大约九年后，欣迪被诊断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这是一种癌症。她的肿瘤医生说，她胸前的肿瘤大约有一个纳夫足球那么大，有可能压垮她的上腔静脉。星期四，他们对她的身体进行了CAT扫描，发现她的肝脏里有肿瘤。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确定这些肿瘤是霍奇金细胞，还是其他类型的肿瘤。他们安排下周二进行CAT扫描引导下的针刺活检，以确定她肝脏中的癌症类型。（他们确定她肝脏里的肿块是肿瘤）。那个星期五，我开车去了史蒂夫-劳伦斯家。我给他斟满了烟斗，请他为欣迪举行一个医学仪式。史蒂夫抗议说，他不是巫师，根本不懂什么是巫术仪式，我把烟斗给错人了。我含着泪解释说，我已经看到他与神灵建立了联系，我并没有要求他成功。我只是请他祈祷和尝试。我说，如果我们祈祷了，但什么也没发生，那我也可以接受，但我仍然要求他祈祷和尝试。看到我眼中的泪水，他无法拒绝我的请求，于是我们在欣迪和我的公寓里布置了一个仪式室，用电工胶带在窗户上贴上铝箔，在贴了铝箔的窗户前拉上窗帘，这样就不会有闪亮的金属了。



我们请了一位名叫加里-白腿的歌手来为我们演唱，史蒂夫送给加里一个礼物--一面鼓（如图），这是他一直在制作的仪式用鼓。史蒂夫做了祷告，并把烟斗装满，交给妻子迪娜拿着。我们熄了灯，加里开始唱召唤歌曲。蒂娜并不相信这一切，但她和辛迪是朋友，她很乐意为她

的朋友祈祷。在一片漆黑中，蒂娜开始看到移动的蓝光，她想：“这是我的眼睛在作怪。”直到蓝光从她拿着的烟斗的杆下穿过，在另一侧重新出现，蒂娜才想：“我的妈呀！这是真的！”仪式结束时，史蒂夫告诉我们，灵体说欣迪的医生曾经相信耶稣爷爷，但他已经失去了信仰，现在他只相信科学，所以他们（灵体）要给他上一课。他们说医生仍然有他的工作要做，精灵们不会把所有东西都修好，但医生会有一个惊喜。星期二，当他们在CAT扫描引导下进行针刺活检时，没有发现任何肿瘤。他们只在欣迪的肝脏中发现了一些脂肪沉积。没有肿瘤！欣迪完成了她的癌症治疗，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患过癌症。

史蒂夫会举行药疗仪式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拿着烟斗来找史蒂夫，请他举行药疗仪式。史蒂夫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宣传他与造物主治愈之灵的联系。这些都是那些得到真正帮助和治愈的人做的。史蒂夫的行为谦逊而不自负，这是我与愚鸦爷爷、道森-诺马和罗伯特-斯泰德相处时对药师们的期望，只不过史蒂夫非常heyókħa，常常非常有趣和幽默。

一些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编造了关于史蒂夫的谎言，说史蒂夫声称从马克大路那里得到了一个祭坛。史蒂夫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当被问及此事时，史蒂夫说："我没有祭坛。我只是在人们拿烟斗来请我祈祷的时候祈祷"。

## 不需要的采药仪式

史蒂夫和我的一位好友鲍勃有一个女儿，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医生非常担心她的血液化验结果。医生们束手无策，不知道原因何在。史蒂夫去看望鲍勃，鲍勃告诉他，他需要为病重的女儿举行一次医学仪式。史蒂夫最常合作的那个名叫斯威夫特的精灵立刻过来和史蒂夫说话。史蒂夫转告鲍勃："斯威夫特说她不需要仪式。只要告诉她不要再吃拨浪鼓里的糖果，她就会好起来的。"鲍勃真的很困惑，他问吃拨浪鼓里的糖果是什么意思。史蒂夫说他也不知道，但斯威夫特就是这么说的，"只要告诉她不要再吃拨浪鼓里的糖果就行了。"他们俩正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时，听到另一个房间里好像有摇拨浪鼓的声音。他们赶紧打开门，看到鲍勃的女儿拿着一瓶糖衣布洛芬片，在手里摇了几下。在她把药片放进嘴里之前，他们说了一声"住手！"。原来，他的女儿每天都要服用几次布洛芬。电视广告上的布洛芬听起来完全无害，她以为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当医生问她是否在服用任何药物时，她想到了海洛因和可卡因，说"不可能！"（或大意如此的话）。（或类似的话）。她停止服用布洛芬后，健康状况很快得到改善，恢复了正常。

## 药师的教诲

### 无论你相信什么

当我在华盛顿大学第一次见到愚人克罗酋长时，在一次演讲中，他的翻译马修-金告诉听众，愚人克罗酋长有时可以预测未来。听众中有人问未来会发生什么。愚人克罗酋长回答说，马修-金翻译说，即将到来的的是一个充满死亡和毁灭的时代。有人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为那个时代做好准备。愚人酋长回答说："祈祷！"还有人问

：“我们应该怎么祈祷？”我很快就想到，愚公酋长是不是要介绍如何用圣烟斗祈祷。愚人首领回答说：“无论你相信什么，都要这样祈祷！”

我对愚人首领的回答感到非常惊喜。据我所知，愚人酋长已经确认了他的听众所信奉的所有宗教。愚人乌鸦酋长并不是唯一一个验证了许多宗教的人。

## 轮子上的辐条

几年后，我的朋友罗恩-古德曼（Ron Goodman）分享了他从一位拉科塔药师那里听到的教诲。（他告诉我分享这个教诲的药师是谁，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教学内容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宗教就像车轮上的辐条。它们都进入了造物主所在的神圣中心。如果你是其中一根辐条上的人，而你移到了外面，那么你就会担心谁是圣洁的，谁不是。你会变得非常挑剔，最好紧紧抓住自己的辐条，否则就会被甩出去。但如果你走到中心，那么一切就都与爱和慈悲有关了，你可以在所有其他辐条上走来走去，而不会与你的辐条失去联系”。

在接受了各种宗教的这些验证之后，我接受了我所了解的宗教中的许多智慧教诲，并可能在我的写作中提及这些智慧教诲。如果我没有提到某个宗教的智慧教诲，这并不是对该宗教的评判，而只是表明我的经验和知识有限。

## 科学之辐

科学领域无疑是上述车轮的辐条之一。科学的“圣经”是基于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深思熟虑的观察而积累的知识。

从荣格心理学的奥秘到量子力学的奥秘，科学领域每给出一个答案，都会给我们留下几十个新问题。

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一是关于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古兰经》和《圣经》等所有圣书的合集，第二本书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书。这两本书都是真主（安拉）所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虔诚地学习我们的宗教典籍以及我们周围世界的书，即科学。

## 六个盲人遇到一头大象

各种宗教（包括科学）的神学和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轮子的神圣中心的截然不同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寻求理解。我们都很像盲人遇到大象的比喻。一个人抓住树干说：“大象就像一根大水管”。一个抓住象牙说：“大象就像一根长矛”。另一个抓住大象的腿说“大象就像树干”一个人抓住大象的耳朵说“大象就像一片大树叶”抓住尾巴的人说“大象就像一根绳子”把手放在大象侧面的人说“大象就像一堵墙”每个盲人对耐心和过分顺从的大象的看法都是真实和准确的，但大象的真实本质却超越了每个人的描述。我们在试图理解我们车轮的神圣中心时也是如此。将我们所有的描述结合起来，我们可能会更接近于理解我们的语言和描述所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了向造物主的意志敞开心扉，拉科塔人有一种被称为“Haŋbléčeya”的仪式。这通常是在一个孤立的孤山上一个六英尺乘六英尺的祭坛上进行的，一个人带着毯子、圣烟斗和极少的衣物。拉科塔人经常把“上山”说成是异象探寻的同义词。对上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希望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克服最大的敌人，让自我死去，从而向造物主的精神指引敞开心扉。上山的人不应该打算或想要得到异象，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异象的那部分人恰恰是为了得到异象而必须绝对死亡的那部分人。这与佛教的冥想修行非常相似。在佛教修行中，人们可以通过深度冥想来寻求开悟，然而，为了开悟，人们必须完全放弃和放下一切欲望，这包括放下开悟的欲望。正如一个老笑话所说：“你无法从这里到达那里”。

## 空心骨头

愚人克罗酋长教导说，"药民"就像空心的骨头。在我们被欲望（自我）填满的地方，他们是空的，正因为他们是空的，造物主的圣灵才能通过他们治愈人们。

##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愚鸦酋长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最坏的人（我想到的是希特勒）放在心上，我们就无法知道，如果我们出生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人的成长经历中长大，我们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好事或做坏事的潜能，因此，如果我们身处不利的环境，做出了许多错误的选择，我们也可能会犯下暴行（我们之中谁没有做出过错误的选择呢？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 永远不要批评别人的宗教

对于愚鸦酋长来说，我们绝不能批评或诋毁他人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尤为重要。那是他们和造物主之间的事，他们应该遵循他们认为最好的精神指引。在讨论其他宗教习俗时，爷爷会说："Třakóža,（孙子）我们用烟斗祈祷！"我强烈而感动地意识到，他所强调和指代的"我们"就是他的家人，他认为我也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中那些遵循他的指导的人都用烟斗祈祷。

## 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在愚公酋长的四大教诲中，我把最重要的一条留到了最后。根据马修-金的说法，愚公酋长除了最常与非印第安人听众分享的教诲之外，他最常与自己的族人分享的教诲是："我们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精神之路就是要与我们最大的敌人--自我--作斗争"。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详细分析这一教诲，因为它在使我们更接近造物主、远离妄想和信仰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这些妄想和信仰正是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的结果。

# 分析

## 推理和理由

拉科塔人一直将成为药师的愿望视为愚蠢至极的行为，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喜欢行使权力的那部分人必须彻底死去，并在这些力量流经一个人之前被消除。然而，我们当中又有谁**不曾**无助地坐在生病或垂死亲人的床边，希望我们的祈祷能够带来安慰、治愈和恢复呢？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造物主希望有**更多**像弗兰克-福尔斯-克罗、道森-诺马、罗伯特-斯泰德和艾格尼丝-皮尔格林（我认识的一位受人爱戴、非常谦逊的祖母，她拥有医学/精神力量）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我相信，**造物主希望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尽管这样做需要我们非常痛苦地摧毁自我和膨胀的自我意识。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向造物主靠拢，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或对理想回报的期待，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竭尽全力为造物主服务，这包括愿意用灼热的真理之光照亮我们灵魂的黑暗角落，同时准备好原谅自己，并为那些被揭露的事情开脱。通往谦卑之路需要我们穿过屈辱谷

此外，本文所描述的方法旨在戳穿我们的妄想，并促进更大程度的理智，即使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不能成功地成为一个药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造物主的神圣面前，我们不能保持妄想和信念。如果不愿意首先经历消除妄想的痛苦过程，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考虑进行"幻象探索"。我们的社会试图告诉我们谎言，说我们有多么了不起（尤其是当他们想让我们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值得拥有这个闪闪发光的東西，因为你是多么了不起！"。

接下来的分析旨在让我们对自己和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因为我们试图解构我们的自我，拆掉我们的自以为是，坐在我们堕落的本性中，让自己**准备好为愿景呐喊，准备好向我们的造物主靠拢。**

如果本分析的某些部分显得繁琐、重复、沉重或过于冗长，我深表歉意。我希望不遗余力地全面分析我们人类的状况，以及我们如何克服它，需要避免哪些陷阱和隐患。我还感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我们需要光明的力量来照亮（不是战斗，而是照亮）正在聚集的、想要粉碎我们的个性、自主性和自由的黑暗。这场战斗就在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内部斗争，外部冲突就会像温暖的晴天里的积雪一样消融。

## 与我们最大的敌人作斗争 - 北极星

愚人克罗酋长最常与自己的族人分享的教诲是："我们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精神之路就是与我们最大的敌人--自我--作斗争。我花了五十年的时间，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与我分享的所有教诲，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是愚人克罗酋长最常分享的教诲。在寻求理解精神之路以及我们人类如何战胜我们最糟糕的敌人以接近造物主的过程中，我学得越多，这些理解就越指向这条教诲的重要性，它已成为我的北极星。在我们与最糟糕的敌人战斗时，我们必须用卡尔-罗杰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也就是**"无条件的爱"**的另一种说法）的盔甲来保护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并戳穿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喜欢相信的关于自己的小妄想、这样，当我们发现并戳穿我们可能喜欢相信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小错觉，以及我们可能倾向于感到内疚和羞愧的部分自己时，我们就可以原谅自己，安心地知道，尽管我们有错误和缺陷，但**我们是可爱的、被爱的**，而赦免只需要意识到我们被赦免了，因为**我们都值得被爱和赦免！**

愚鸦酋长最常分享的教诲与耶稣最常与他的子民分享的教诲基本相同，那就是："悔改吧！"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我开始阅读《新约圣经》，我很惊讶耶稣如此频繁地呼吁人们悔改。我心想，"耶稣真是爱审判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耶稣并不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内疚、羞愧、审判和谴责，他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宽恕和赦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当我们完全意识到、完全承认并正视自己的罪过或错误时，我们才能得到宽恕和赦免。造物主全知全能的爱的灼热之光必须充分暴露

我们最深最黑暗的堕落，才能将其洗净，使其纯洁如新。当我们拒绝揭露和正视（全人类都有的）堕落部分并获得赦免时，**审判和谴责就是我们对自己做的事情。**

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一次战斗归来后，当他的战士们问他下一次圣战是什么时，他说："我们从较小的圣战回到更大的圣战。我们与他人的战争（斗争）是小圣战，而更大、更重要的圣战是与我们自己的斗争（与我们最大的敌人斗争）。

了解他人是智慧；

认识自我是一种启迪。

驾驭他人需要力量；

驾驭自我需要力量。 -《道德经》第 33 章

在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之前

在我们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之前、

因为外部敌人几乎总是

因为外部敌人几乎总是我们内部敌人的反映。

"了解自己的黑暗，是应对他人黑暗的最佳方法"。 - 卡尔-荣格

"只有当你能扪心自问时，你的视野才会变得清晰。观外者，梦也；观内者，醒也"。  
- 卡尔-荣格

"在你将无意识变为有意识之前，它将引导你的生活，你会称之为命运"。 卡尔-荣格

"一个人不是通过想象光明的形象而开悟，而是通过让黑暗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卡尔-荣格

## 确认偏差

为了深入了解我们最大敌人的本质，我们应该考虑一下 "确认偏见" 现象：

我们人类从发现自己是对的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而不是错误，因为错误的发现往往会让我们感觉不好）。我们倾向于注意并抓住那些**能证实我们偏见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能证明我们是错误的信息。发现自己错了是令人不快和沮丧的，而我们人类强烈希望避免沮丧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会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信息。这种 "确认偏差" 现象正是同行评审程序在理论科学研究中如此重要的原因。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特征，他将该理论连同支持证据以研究论文的形式提交给该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公正地**审议这些主张，而不会因为科学家的兴奋和狂热而忽略了与该理论相矛盾或相反的证据。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自己，用自我概念的形式向自己描述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对自己形成了一种理论或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论或理解中，**我们是自己**讲述的故事中的**英雄**。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站在善的一方。这种理论或故事有助于我们对自己产生好感，并建立自尊。如果我们做出了有问题的行为，我们就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这样我们的英雄自我形象就不会受到玷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隐藏自己的意识，不让自己意识到促使我们做出有问题行为的最原始的反社会欲望。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尽管是错误的），即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正义和英雄本色，那么周围的人就会像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看待我们，认为我们值得被爱，值得融入社会群体，值得在这个群体中受到正义的崇高敬意。我们极力想相信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自我" 的基础，而我们同样极力想否认的反社会原始欲望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本我" 的基础。我们将自己隐藏的这一部分视为 "恶"，我们不想与 "恶" 有任何瓜葛，我们无法承认或允许自己意识到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因此这种影响肆无忌惮。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愚公移山》要我们对抗的敌人，耶稣说我们需要忏悔的那部分自己，穆罕默德说我们与之斗争的那部分自己，或者老祖宗说我们需要掌握的那部分自己，是本我的原始反社会欲望，**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敌人是我们与原始的反社会欲望的**分离**，这是语言、自我概念和确认偏见的作用。

## 如何建桥

为了架起一座桥梁，让我们了解我们原始的反社会欲望，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它们的进化起源，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这些原始的反社会欲望在我们的发展/进化过程中曾经是我们这个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的存在，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放自己一马，学会原谅自己（就像其他人一样）怀有不可避免的、反社会的欲望。最深刻的真理并不是被我们隐藏起来的，而是被我们隐藏起来的

。

## 生存动机的演变

### 进食、移动和繁殖

当生命在这个星球上诞生之初，第一个单细胞受其化学作用的驱使，消耗营养物质（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生存动力--我们必须吃东西！），并进行细胞有丝分裂（将自身一分为二--繁殖--第二个生存动力）。最终，细胞进化出了鞭毛，这种附肢可以让细胞向更有利的生存条件移动，或者是更密集的营养物质，或者是更有利的温度，或者是其他有利条件。因此，第三个生存动机就是移动，以增加生存机会。

在生命进化到超越单细胞之前，前三个生存动机就已经存在了，然而这些动机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消耗食物，我们移动以获取食物并使自己舒适，我们寻求繁衍（不一定是这个顺序）。

### 保卫领土

在生命进化成具有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多细胞生物之后，生存动机变得更加智能化。从海洋中进化到陆地上的生物，学会了保护和捍卫自己的营养来源，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进化出了领地本能和行为，这些本能和行为促使它们捍卫作为食物供应来源的领地，**即使是同类也不例外**，但显然有必要例外的是，为了繁衍

后代，它们至少要短暂地容忍配偶，并容忍后代足够长的时间，使它们能够自给自足，能够独立生存。第四个生存动机是领地本能，即捍卫一个足够大的区域以提供必要的营养。领地生物的生存取决于它们捍卫和保护食物供应不受其他同类侵害的能力，由于它们没有生活在社会中，因此没有社会契约要求它们容忍其他同类，更不用说合作或分享了。因此，为了个体和物种的生存，杀死入侵的对手是必要的。在理解领地动态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的老虎。如果一只老虎带着刚杀死的小动物入侵另一只老虎的领地，那么领地被入侵的老虎就会杀死入侵的老虎并夺取它携带的猎物。从我们这个以社会为导向的物种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谋杀和偷窃，但我们的判断来自于人们合作生活的角度，遵守社会/道德契约，即谋杀和偷窃是错误的，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像老虎这样纯粹的领地物种不仅没有社会契约，而且它们的生存，它们物种的生存取决于它们保卫领地不受入侵者侵犯的能力。对于老虎和其他非社会性领地物种来说，物种的生存大于不存在的社会契约。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我们来说，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或贪婪等概念具有负面含义，但对于我们遥远的非社会性、领地性祖先来说，这些概念可以被视为良好而有效的生存程序。

## 融合社会 and 领土动机

第五个生存动力是社会动力。它的力量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相互支持的个体群体可以保卫更大的领地，其生存机会远远大于一对交配个体。这可能始于让后代留在身边参与狩猎或采集变得有利的时候。于是，一个家庭群体形成了，并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家庭/社区。从逻辑上讲，这应该导致人们认识到，应该放弃领地生存动机，转而选择更有效的社会动机，以及由一个为其所有成员提供食物的普遍群体所带来的安全和保障。但是，对于缺乏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的生物来说，数亿代的领地本能/动机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它们无法理解放弃原始的领地动机而转向社会动机的的好处，因此，社会动机和领地动机就混合在一起了。

## 潜在的领土动机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的行为，就会发现这种将领地和社会生存动机融合在一起的证据。一群黑猩猩会在社交活动中相互支持，但雄性黑猩猩会巡逻并保卫自己领地的边界，一旦有外来黑猩猩试图进入领地，我们认为与恐惧、愤怒、攻击和仇恨有关的行为就会占据上风，入侵者会被赶走或杀死。如果一个部落的成员过于接近邻近部落的领地，可能会被杀死或重伤致死，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巡逻的雄性黑猩猩无情对待入侵者的决心，造成敌意升级。当然，在一个有许多黑猩猩部队居住的大丛林中，如果黑猩猩们能够放弃领地动机，拥抱一个相互支持的全物种社区，那么所有黑猩猩的生存机会都会大大增加。不幸的是，数十亿代黑猩猩的领地生存动机程序、黑猩猩部队之间记忆犹新的敌意历史，以及无法理解领地动机的反作用性质，都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 正视我们自身的领土动机

当我们拿起一面镜子审视我们自己的物种时，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领地和社会生存动机交织在一起，而更多的好处是，当我们体验到这些原始的社会和领地动机时，我们能够知道并理解它们是什么感觉。

在原始生存动机的背景下审视领地动机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审视、理解和看待自己内心的这些原始情感，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们应该深感内疚的个人过失，而是将其视为我们的理智和理解（以及我们敞开的心灵）允许我们克服的遗传动机。我们原始的领地动机使我们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与之建立联系并感到亲切的人），另一类是“其他人”，即我们自己和我们同类以外的人，我们把他们视为威胁，因为我们原始地担心他们会剥夺我们的生存手段。当我们的生存以及家庭和社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我们可以理解的适当反应是恐惧、愤怒、攻击和憎恨那些我们认为是威胁的人。在美国，许多人害怕那些试图在我们国家找到更好生活的贫穷移民，有些人疯狂地想要建造围墙来保卫我们的领土，抵御这些“其他人”，或者试图逮捕他们，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驱逐出境。有一种常见的说

法是，移民来抢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养家糊口的能力和我们自己的能力都被抢走了，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这些说法被用作非人化、折磨和虐待移民的借口，包括将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关在笼子里，连续几周不让洗澡。有些人因为肤色、种族身份、语言、宗教、政治信仰或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而将人们归类为 "异类"。所有这些对被我们视为 "他人 "的人的恐惧、愤怒、攻击和仇恨反应，显然都可以追溯到我们潜在的领土动机。如果我们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都会发现我们对被我们视为威胁的群体所残留的恐惧感。现在，政治领导人流行在以前有分歧但可以相互容忍、勉强合作的政治团体之间表现出侵略性，鼓励仇恨，制造分裂，制造敌意。有些人认为，通过煽动派系仇恨、领土愤怒和恐惧来咄咄逼人地分裂团体，会让他们显得强大，而和平主义者和团结者则显得软弱。当然，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团结者以和平的方式跨过道，创造了人多势众的力量，而分裂者则削弱了我们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侵略、愤怒、仇恨和分裂，而在于克制、决心、找到共同点、学会与我们反对的人合作，尤其是在面对对手的愤怒和侵略时。

我们所打的战争无一例外都是由我们潜在的领土动机引起的。1902年，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写道

"假如我和他相遇  
在某个古老的客栈  
我们本该坐下来  
喝个痛快 [小酒杯]

但他们是步兵、  
面对面地对视、  
我向他开枪，他也向我开枪  
就地将他击毙"。

...

...

"是啊，战争真是古怪又奇怪！

你打倒一个人  
如果你在酒吧遇到他  
或者给他半克朗"

我们将原始的反社会领土动机视为邪恶。希特勒的邪恶源于领土动机，因为他认为并说服他的纳粹追随者相信 "其他人"，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天主教徒等是邪恶的，是对德国生存的威胁，因此理应受到愤怒、仇恨、非人化和种族灭绝。我们希望将自己视为好人，所以我们将这些原始的反社会欲望从意识中隐藏起来，因为我们希望将自己视为有道德、值得融入社会的好人。因为善与恶是我们认识到的自己的一部分和我们隐藏起来的自己的一部分之间的分界线，所以对道德的理解对于我们原谅和接纳自己隐藏的部分的能力至关重要。

## 生存--终极伦理要求

### 伦理是进化的功能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之自然选择》一书中阐述的进化论，深入揭示了地球上从最初单细胞到现代人类的生命进化过程，以及一些物种如何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而另一些物种则无法适应环境并灭绝。

在进化的动态过程中，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考验。它们是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使自己的数量增加，繁衍生息，还是要适应失败，从而使自己的数量减少，走向灭绝？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遗憾的是，没有重来或第二次机会。我们应该牢记，我们人类是数千亿代竞争性进化的产物。竞争的意义在于，我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从吃其他物种、植物或动物（其中大多数物种进化出了防止自己被吃掉的方法）中获取营养，同时努力避免被捕食者和寄生虫吃掉。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就一直在经受着天气、干旱、饥荒、疾病、捕食者、寄生虫以及各种生存挑战的考验，尽管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我们还是适

应了、生存了下来，并且繁衍生息得非常壮观，以至于我们的人口过剩和我们技术的副产品正在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经过数十亿代人的进化，我们人类已被**设定**为高效的生存机器。生存是我们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要了解我们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极其成功、**程序**极其**完善的生存机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充分理解进化给我们设定的程序，学会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程序，而不是让它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控制我们，比如通过我们潜在的领地动机和恐惧

我们的快乐、悲伤、喜悦、恐惧，尤其是欲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存而进化出来的内在程序的动机方面。当我们口渴时，我们渴望喝水，口渴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促使我们去找水喝，以此类推。

进化的程序使我们认识到让后代留在身边协助狩猎或采集的好处，从而导致大家庭和社区的形成，这种进化程序在我们内心造成了一种冲突，一种是对社区生活所提供的安全和保障的渴望，另一种是无视他人需要、为自己攫取所有可用食物的自私的领地欲望。在语言发展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明白，为了不被赶出家庭和社区，他们需要忽略领地的冲动。

道德主题涉及我们在与社会其他成员互动时有意识地应用的规则和原则，其基础是我们不应以自己不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互惠互助是一项基本原则，它使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比在地域中的生活更有效地确保我们的生存。我们不喜欢被谋杀、财产被盗、被欺骗、被欺骗或被欺骗，因为这些行为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削弱

我们的安全感、保障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其他人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渴望他们接受我们成为社会成员。

生存（适应和发展）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人认为生存的基本需求是理所当然的。

##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理论认为，我们的动机可以归类为需求层次。在这个层次结构的最底层或基础上，是对充足的食物、水、住所和温暖的生理需求。缺乏其中任何一种需求，都会让人集中精力去获取。其次是安全和保障，然后是归属感和爱、社会需求和自尊、自我实现和超越。为了专注于自我实现、爱和超越这些更高层次的目标，一个人首先需要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有足够的 ability 生存下去，并且在未来也会有足够的 ability。**然后，他们才能将注意力转向繁荣、兴旺、自我实现、爱和超越。

我们这些生活富裕的人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处于相当高的位置，我们已经很好地满足了确保食物、水、住所、安全和保障等生理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需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将注意力从基本生存转移到繁荣和兴盛上来。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他将 Eudaimonia 定义为要实现的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可能会指出，正是因为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存在任何问题，亚里士多德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 Eudaimonia（幸福、繁荣和兴盛）上。

在我们的道德哲学中，在所有被我们列为 "善" 且对我们很重要的事物中，生存（即使没有疑问）应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 "善" 比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更重要。我们遵循的所有社会伦理规则，如不杀人、不偷盗、不欺骗、不撒谎（康德的绝对命令），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安全和保障，这最终有助于确保我们的生存，也就是最终的原始要求。

进化的动力创造了社会生存的动机，因为群体比个体或交配对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而安全、保障和生存机会的增加促使社会的形成，这就要求这些社会成员必须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我们潜在的原始领地动机所希望的那样，试图互相残杀和剥夺。

任何道德认识都有赖于具有这种认识能力的生命的生存和存在。我们所有的伦理戒律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舒适和安全，并最终确保我们的生存。

社会生存动力催生了对我们的领地动机的道德约束，因为我们的领地动机被推翻了，转而支持生活在一个群体中所提供的安全和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伦理是社会生存动力的一种功能，而社会生存动力又是进化的一种功能。

我们人类进化的下一步显然是要获得充分的意识，从而完全控制和有意识地忽视我们天性中潜在的领地意识，这种意识让我们把某些群体视为 "异类"，视为对我们生存的威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饥饿和营养不良也会随之消失。

## 所有，我的亲人！Mitákuye oyás'iny)

拉科塔人分享的最深刻的智慧之一，是拉科塔人在祷告结束时使用的一个词或短语，这个词或短语的用法与基督徒使用 "阿门" 一词的用法相同，但含义不同。这个短语是 Mitákuye oyás'i (通常缩写为近似发音 "Mee-tah'-kwee yahs'-eehn")，意思是 "所有，我的亲人" 或 "所有，我的关系"。这个祷文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祷文，它承认我们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理应受到这样的对待，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认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的关系，以及与孕育了所有生命的地球本身的关系。拉科塔人一直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在不到两百年前就已经发现的事实：我们（通过细胞遗传学）与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有关系。植物和动物都是我们最遥远的表亲，而地球则是我们最终的母亲。虽然这些听起来像是精神/宗教声明（对于拉科塔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它们也是纯粹、确凿的科学事实。

## 对食物链的依赖

由于每个物种的生存都完全依赖于食物链的存在（我们的食物并非来自杂货店），因此也依赖于一个能够，使该食物链中的所有物种得以生存的环境，因此，生存的终极道德要求应被理解为更广泛地适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而我们的物种正是该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关心维持我们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祉，不关心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祉，才是最愚蠢和最短视的行为。

## 语言的果实

我们最早的、没有语言的类人猿祖先进化成了社会性生物，他们意识到相互合作的好处和必要性，并分享群体狩猎或采集的收获。尽管它们也有自私的欲望，但它们还是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欲望源于我们在社会化之前的领地意识，即为自己攫取所有采集到的食物。也许他们意识到，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会如何集体对待另一个试图公然拿走所有食物的成员。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群体中，并一直从这个群体中获得养料和安全感，将他驱逐出这个群体很可能就是宣判了他的死刑，这让他虔诚地感到恐惧。**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没有语言的前人类完全意识到并接触到他们想为自己攫取所有食物的领地欲望，但他们能够在这些欲望与保持群体成员身份的更大欲望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能够克制自己的领地欲望。**

当我们的祖先创造出具有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复杂语言时，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和感知。我们开始通过语言的定义、概念和观念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第一次可以记录我们对事件的记忆，并将我们的记忆放入一个与时间相关的理解结构中。这就好比我们的记忆原本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照片图像，而现在则按时间顺序和相关主题排成一排。我们的记忆也可以用文字和概念来定义，而不仅仅是图像和感觉，这使得它们更加持久、有意义和可传播。如果有人违反社会习俗，制服、抢夺和偷窃属于弱者的食物或工具，弱者受害者可以向社区描述罪行的细节，包括发生了什么、拿走了什么、何时、何地 and 何人所为。

当然，我们不仅给世界和周围的人下定义，也给自己下定义。**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优秀的人，值得成为社会中优秀的、最好是地位崇高的一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有原始的欲望，这些欲望是我们领地天性的残余，我们可以意识到，但我们可以忽略它们的影响，我们将这些欲望从我们的意识中隐藏起来，将它们从我们的语言衍生的自我概念中排除出去。从我们的意识中隐藏这些欲望并没有消除它们。相反，这反而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它允许它们影响我们的行动，而无需我们做出基于语言的有意识的选择。有时，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但随后，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出理由。我们越是用语言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是善良和正义的，我们内心隐藏的原始领地反社会欲望就越是黑暗和邪恶。很显然，我们原始的反社会欲望之所以会变得邪恶，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它们隐藏起来，不让自己有意识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这就使得它们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阻止了有意识地意识到它们的影响，而不是去审视它们，有意识地选择不被这些欲望所驱使，因为生活在社会中能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古老的领地生存程序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

## 语言的果实--原罪

这种理解为《圣经》或《托拉》中关于原罪的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原罪就是吃了禁树的果实，也就是**善恶知识**。在《创世纪》2：19中，亚当给动物起了名字，这显然是指语言的创造。语言的成果之一是，我们开始将**自己定义为善**，从而与我们未被承认的原始、领地、反社会的欲望分离开来，我们**将这些欲望定义为恶**，并极力否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自我"和"本我"的诞生。随着语言的产生，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也随之产生了**善恶的认识**。因此，也许"原罪"就是"自我"的产生，我们现在仍然拥有"自我"，它仍然影响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原罪》的故事就成了《圣经》其他部分的引子。它说，自我的产生是需要克服的原罪，而《圣经》的其余部分则是一本指导书，告诉我们如何克服自我，消除分离，这就是原罪。因此，《

圣经》和许多其他宗教典籍一样，教导我们如何战胜最大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关于原罪的故事可能是《圣经》或《塔纳赫》中最深刻、最深奥的教导。

## 宗教文本的社会学意图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圣经》（或其他宗教经文）是上帝神授的，还是《圣经》和其他宗教经文是聪明绝顶的人类的杰作（如果人们不相信上帝或神），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宗教经文的社会学意图。我们的宗教经文为我们提供指导的总体意图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这篇文章的意图，就是引导我们朝着积极的、非自我毁灭式的进化方向前进。当我们战胜我们最大的敌人（自我），完全有意识地控制我们固有的动机程序，包括我们潜在的领地动机影响时，可能发生的进化飞跃和解放，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我们，增强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的两种宗教习俗是拉科塔人的宗教习俗和耶稣的教诲（我犹豫是否使用基督徒或基督教一词，因为有太多的例子表明，一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声称遵循耶稣的教诲，但他们的行为却与耶稣的教诲截然相反--他们是反基督徒，亟需忏悔）。由于作者（我）熟悉这两种宗教习俗的教义，因此对这两种宗教习俗的讨论多于其他宗教习俗。任何能使人们朝着积极的、非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的宗教实践都是真正的宗教，无论是否在本文中讨论过。

## 社会化量表

如果我们把人类物种放在一个社会化的天平上来看，在这个天平的一端是领地性的、非社会性的、纯粹自私的老虎，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完全社会化的、无私的蚂蚁和蜜蜂（从来没有观察到蜜蜂在采集花蜜时会把花蜜私藏起来，然后带着采集到的剩余花蜜返回蜂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类处于这个天平的中间位置。我们希望成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但我们又珍视个人的自主

和自由，并认为强迫、胁迫或非自愿的蜂巢/集体意识是可怕和不可取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不放弃自由和自主的前提下，自愿向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

## 两条金科玉律以及低级和高级道德的故事

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的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耶稣的“黄金法则”是以希勒尔的“黄金法则”为蓝本并加以改进的。

希勒尔是一位睿智的犹太教师，耶稣出生时，他可能已经年逾古稀，也可能在耶稣出生前就去世了。时间尚不清楚。

据说，有一个外邦人（非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祭司长提出了一个智力挑战。他要求他们向他解释整部《圣经》，而他则单腿平衡地站着。祭司长被他的挑战难住了，把他赶出了圣殿。然后，他去找希勒尔，提出同样的挑战，希勒尔说：“你所憎恶的，不可对你的同伴行。这就是《圣经》的全部内容，其余的都是注释，去学习吧！”这句话后来被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希勒尔的黄金法则。由于希勒尔的回答非常精炼、巧妙、睿智，而且易于记忆和讲述，这个故事和教导在犹太人中迅速传播开来。耶稣在成长过程中肯定听过这个故事，也一定熟悉希勒尔的黄金法则。耶稣的“黄金法则”并不是希勒尔“黄金法则”的简单模仿或巧妙改写。耶稣的黄金法则代表了更高的道德标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例子：

当我们把孩子送出去与其他孩子玩耍时，我们会给他们两套道德准则。首先是硬性规定：不得对其他孩子拳打脚踢、吐口水、骂侮辱性的名字或故意对他们残忍。这代表了希勒尔的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规则是强制性的，没有商量余地。违反这些规则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惩罚。它们代表了社会得以运转所必需的基本道德标准，即我们不得故意伤害他人，也不得以我们不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他人。接下来是理想道德准则。我们说：“要善待其他孩子。与其他孩子分享你的玩具。让他们走在你前面爬滑梯。确保其他孩子玩得开心。爱其他孩子。用你

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其他孩子”。聪明的孩子如果能遵循这些可有可无的建议，就会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真正喜欢他们并愿意成为他们忠实朋友的孩子。另一个真正喜欢你并愿意与你共度时光的孩子的忠诚友谊，甚至比最好的玩具更有价值，更令人满意。耶稣的“黄金法则”就是爱和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这就是放下自己的欲望，转而为他人服务，从而使自己的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不关心自己的福祉，而是把注意力和行动集中在他人的福祉上（爱），那么我们的所有需求都会比只关心自己的自私需求和欲望更有效地得到满足，这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这种教导不能强制执行。我们不能告诉我们的孩子：“你必须和其他孩子分享你的玩具。”因为即使孩子服从了，他们也会勉强地这样做，而不会向其他孩子展示与你真正喜欢的人分享玩具的快乐，没有爱，他们就会错过整个要点。我们必须**选择**去爱。我们不能被迫去爱别人，否则那就不是爱。爱来自压迫、服从和顺从，而不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喜悦流露。希勒尔的黄金法则与耶稣的黄金法则之间的区别，就是犹太教教义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区别。它是旧约与新约的区别。**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下一个步骤，即认识到通过忽略自己的欲望，过为他人服务的生活，我们所有的欲望都将得到最好的满足。**在一个社会中，所有自私自利的人都恪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另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无私地关心他人的需要，关心他人的需要胜过关心自己的需要，并为周围的所有人服务，同时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周围有许多充满爱心的人在回报他们，努力为他们服务，关心他们的幸福、自主和福祉。

## 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对道德的理解

“原子释放出的力量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正因此走向无与伦比的灾难”。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如人不应谋杀、偷窃或撒谎）就是基于这些伦理戒律的普遍性。他还反对将他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有人可能会问，康德伦理理论的终极基础与希勒尔的黄金法则是否有显著不同，

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哲学系学生如果要求伊曼纽尔-康德解释他的伦理哲学，而该学生单腿平衡站立，他是否能得到与希勒尔的黄金法则一样简洁的总结。我无意诋毁康德得出普遍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的精辟而深刻的逻辑基础，我只是想指出，希勒尔的"黄金法则"包含了这些原则。

康德和希勒尔都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伦理理论，这些理论可被视为人类共同生活在社会中的最低伦理标准，但它们并没有解决我们潜在的领土动机问题，而这些动机正是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在核武时代，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于"我们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人类的生存，也就是最终的伦理要求，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我们天性中深埋的潜在领地意识，并有意识地选择忽视领地意识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所处的核环境正将我们推向最后通牒，要么通过克服我们天性中的领地意识而不断发展，要么自我毁灭。希望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

## 看似不可能的道德挑战

对我们来说，接受耶稣的"黄金法则"固然困难，但更困难的伦理挑战在于耶稣的命令，即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敌人，善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通过这条伦理命令，耶稣直接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领地天性会影响我们去界定、识别和保护自己，以对抗我们所认为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天性，不受其影响。耶稣给我们的建议，就像我们用外部观点给各种黑猩猩部队的建议一样，如果它们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如果它们把所有部队联合起来，放弃不必要的防御性领地天性，它们的生存机会就会增加。

## 通往谦逊的坎坷之路

最强大的苏族人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他们是我见过的最谦逊、最自卑的人。他们并不耀眼，也不突出。他们很沉闷。他们没有魅力，而是很低调。他们从不炫耀或吹嘘他们身上的力量。正如弗兰克-福尔斯-克罗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是空洞的骨头。当我们被自我的欲望填满时，他们却是空洞的。如果你静下

心来看他们，他们不会发光。它们没有散发出内在的光芒。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好像总是在流泪--好像他们总是在为自己的子民哭泣，而自己却坐在空虚之中。正因为他们空虚，造物主的圣灵才能通过他们来祝福和治愈人们。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是药人，他们很可能会说："哦，不。不是我。我们只是祈祷，圣灵会给我们带来药物"。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虚伪的谦虚。他们是这样看待圣灵的工作的。他们认为这是每个人祷告的作用。

## Ikčé Wičháša 和 Ikčé Wínyan (简单的男人和简单的女人)

在拉科塔文化中，对一个人最高的赞美就是称他为"简单的男人"或"简单的女人"。使用"淳朴"一词绝不意味着智力低下，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深度和程度的智慧，使简单的人能够完全接触到自己的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道教中也有类似的概念，认为最聪明、最谦虚的人都会回到未雕琢的状态。

这段描述，以及目睹弗兰克-福尔斯-克罗、道森-诺马、罗伯特-斯泰德和其他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深度谦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谦卑和降低自我，从而更接近这些深具灵性的人的经历？这肯定就是愚人克罗酋长所说的与我们最大的敌人--自我--作斗争的含义。

## 问题所在

与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作斗争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打出的拳头会打在自己的内脏上，这一点也不好玩，而且往往会让我们失去与内心敌人作斗争的勇气。面对并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自我欺骗和妄想，并为之忏悔，这也毫无乐趣可言。事实上，这些能让我们变得谦逊的精神修炼都是通过羞辱我们来实现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自我打倒，或者最好是消灭我们的自我。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灵性修炼能让自己感觉很棒、很美妙，"哦！如此心灵相通！"，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我们中喜欢获得心灵相通的那部分人（我们自我的欲望）必须在心灵相通之前彻底死去。

真实的道路不会让我们奋起，而是让我们低落，让我们沮丧，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最卑微的人。它让我们真正变得谦卑。在走真实之路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无条件的积极评价，同时也要自我安慰地认识到，如果让我们选择是与一个对自己的正义性深信不疑的人共度时光，还是与一个对自己的正义性表示怀疑的完全谦卑的人共度时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与谦卑的人共度时光。

## 我们的观点永远是主观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我们的本质"。阿奈-宁

当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时，我们就像是在照镜子，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同样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写照。

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几年前，一位基督徒邻居指导她的孩子们批判性地审视他们所读的文学作品和所看的电视节目，以发现那些可能并不明显的撒旦和邪恶影响。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我们周围世界的邪恶影响上，我们就一定会发现它们，当我们把自己与我们发现的邪恶区分开来时，我们就会有一种正义感。当我们觉得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优于周围的事物或人时，这种感觉令人陶醉，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他们是邪恶的，或者至少不如我们自己正义。有些人，不像我邻居的孩子，可能会变得狂热，寻找并将自己与周围的不义和邪恶区分开来。他们开始强烈地憎恨和谩骂他们所看到的周围的邪恶，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所看到的邪恶是他们内心的反映，是优越感和仇恨毒害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觉得自己强大而正义。

我们也可以将注意力转向身边的一切事物和身边的人，这些事物和人让我们想起善良和爱、无私、自我牺牲和服务。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自己对随处可见的善良、仁慈和宽恕的榜样感到谦卑。这样的观察不会让我们感到优越和正义，事实上，它们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值得和不正义，因为它们打开了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我们所感知到的显而易见的善。

## 正义悖论

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和成为正义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两者截然相反。我们越觉得自己是正义的（自以为是），就越觉得自己不是正义的；我们越是正义的，就越觉得自己不是正义的。这是因为，让我们感到正义的部分是我们自我的妄想。真正正直的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感到谦卑和悔恨。店主们有一句名言：如果顾客自诩非常虔诚，就不要给他们赊账，也不要让他们用支票付款。让他们付现金，并仔细检查账单（因为真正虔诚的人不会吹嘘自己的信仰）。

**坚持对 "正义悖论 " 的认识，以防止自己陷入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甜蜜而诱人的错觉中，是我们的武器库中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消减和释放膨胀的自我中的空气，但这一点也不好玩，当我们正确地这样做时，它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很糟糕，并把我们带入 "沙漠"。这也是我们在精神之旅中需要对自己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另一个原因，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很好，而是为了防止自己沉溺于内疚、自我评判和自我谴责。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堕落的本性，同时知道自己是可爱的，是被爱的。**

## 对机器（也就是我们）说 "不！"，将自己从其控制程序中解放出来

在精神之路上，我们需要克服自我的妄想，还需要克服作为自我基础和燃料的动机欲望（包括潜在的领地动机）。这意味着要对强大的（欲望）程序说 "不！"，这些程序的进化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帮助我们生存和繁衍后代。拉科塔人的精神实践之一是斋戒，许多其他智慧传统也将斋戒作为向机器说 "不！" 的一种手段。当一个人有能力提前结束禁食并去获取一些水和食物时，故意连续几天不进食、不喝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我们如何拥有并能够行使意志力说 "不！"，而不理会控制程序（我们的欲望）对我们的呼唤，以满足我们身体的生理需求。

## 了解 "沙漠" 以及如何克服它

许多不同宗教传统（佛教、基督教、苏菲派等）的沉思牧师和僧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称为 "荒漠" 的精神意识状态。在撕碎自我并期待得到祝福之后，他们反而觉得自己好像被上帝或真主抛弃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滋养，他们陷入了绝望。在这段旅程中，我们还需要迈出另一步。对控制程序说 "不！" 还有另一种方法。

## 最高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

当你体验到这种最高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时，你不会笑，不会笑，你会哭。当你体验到这种最高级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时，你不会笑，不会笑，你会流泪。这就是人们在婚礼上哭泣的原因。见证我们深爱和关心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建立婚姻的纽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根本无法改善这种体验，我们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渴望都会停止，并离开我们。这就像在瀑布下放着一个水桶。它瞬间充满，然后溢出喜悦的泪水。这是一种完美、深邃的平静状态。这种平静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在见证结婚仪式时，我们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渴望都已停止。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增加我们的喜悦和幸福感。如果有人带来一些我们最喜欢、最想吃的食物，让我们在观看婚礼时享用，我们也不会感兴趣，因为这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完美的体验上转移开。当我们欣赏日落或日出时的美丽景色或云彩时，我们也会体验到这种最大的快乐。这种美的体验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这种体验，因此我们所有的欲望都被中止了。如果 "涅槃" 一词有任何意义的话，它肯定适用于这种完全无欲无求的平静和满足的状态，尽管这些体验，如观看婚礼，都是暂时的，而难以捉摸的、完全无欲无求的涅槃状态则被认为是永久的。

## 我们欲望的功能

为了理解我们欲望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它们的进化功能。正如我们可能经常被提醒的那样，我们人类是数十亿代进化适应的结果。我们是最高级别的生存机器

，被设定为适应、生存和繁衍后代并取得巨大成功。为了成为成功的生存机器，我们需要有动力去做任何能确保我们生存和繁衍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欲望进入画面的地方。在食物匮乏的绝境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得充足食物和水供应的欲望是一种生存动力，获得温暖、遮风避雨和安全感的欲望是一种生存动力，而对爱、陪伴和满足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欲望则是物种生存的动力。在经过财富和权力调整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拥有最多财富和权力的人被认为更有可能找到合适和理想的配偶，生育后代，并为自己和家人获得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我们可以看到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是如何从生存和生育动机中衍生出来的。

## 我们欲望的负担

我们往往会把快乐和幸福与我们的欲望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期待着当我们实现或获得我们的欲望目标时，我们将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当然，这也会促使我们积极寻找我们的欲望对象。我们的程序用欲望、快乐和悲伤来激励我们。我们可以被比作一头被套上缰绳拉车的驴子，车夫在我们面前晃动着一根多汁甜美的胡萝卜，胡萝卜用绳子拴在一根长棍上，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我们拉着小车，伸手去抓胡萝卜，直到到达目的地，得到胡萝卜的奖励，但正当我们把胡萝卜含在嘴里细细品味时，另一根更大、更甜的胡萝卜又在我们面前晃了晃，然后我们又出发了。这种激励欲望系统的问题之一在于，进化并没有让我们做好准备，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肚子已经饱了，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受够了。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富有、有安全感的百万富翁不满足于此，拼命想成为亿万富翁，而那些亿万富翁不是把自己的巨额财富用于改善全人类的生活，成为受人爱戴的英雄，而是利用这些财富试图操纵政府，纯粹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己更加富裕。他们死后，全世界都会松一口气，说一声“死得好！”。除了少数并不完全鄙视他们的人之外，他们不会受到哀悼，除了作为精神极度贫乏和愚蠢的典范之外，他们很快就会被遗忘。他们就是那种通过使工人贫困、支付极低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使自己致富的人。

也有一些亿万富翁，他们通过雇用优秀的工人，向他们支付全额生活工资和福利，并创造出深受欢迎的创新产品，从而成为富翁。这些亿万富翁中的一些人在获得巨大成功后，将他们的巨额财富用于改善全人类的生活。他们是福星，他们理所当然被尊为英雄。

## 赠品

"知足者富"。-老子《道德经》第 33 章

在美洲土著部落中，有一种"赠送"的仪式传统（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奇努克语称为"Pátlač"或"Potlatch"），在这种仪式中，最成功的首领雄性之间会**激烈竞争**，看谁能赠送出最多的财富。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会放弃一切，包括他们的家和除了衣服以外的所有东西，去亲戚家生活，直到他们能够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一些被我们称为"字母族"的人特别勤奋，有动力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往往很有竞争力，如果社会知道如何尊重他们的精神，为他们提供获得巨大成功的途径，使整个社会受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完全尊重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成功，这将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一位白人记者曾问拉科塔族酋长坐牛，为什么他的族人如此爱戴和尊敬他。他回答说，在白人中，一个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他有很多马和很多房子，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记者说确实如此。坐牛接着说，他的人民之所以爱戴和尊敬他，是因为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

一位白人人类学家在土著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保留地时，问谁是部落里最富有的人，导游向他介绍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人类学家困惑地把向导拉到一边说："不，我是说**真正**富有的人，就像那个拥有巨大的新房子和所有闪闪发光的皮卡车的人。土著导游说："哦！他并不富有。是他自己留着的"。

在原住民部落中，那些为弱势群体付出最多的人获得了最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因此部落的财富一直在重新分配、流动和循环，而不是**停滞**在少数人手中。这种**伦理**

**道德为整个社会**，从最富有的人到最贫穷的人，提供了**安全和保障**，使部落**不再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因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而且今后也会拥有足够的财富，**每个人都是富裕的**。部落内部仍然存在贫富不均，但最贫穷的成员知道，他们是安全的，他们的需求会得到满足，他们不必担心挨饿。在极少数食物匮乏的情况下，整个部落都会平等地面对。这种不幸不仅影响到最贫穷的成员，而且对最贫穷成员的影响比对部落其他人的影响更大。

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完全接受并体现了耶稣的"黄金法则"教导，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在欧洲人入侵美洲并带来耶稣"黄金法则"的教导之前，这就是土著部落文化的持久组成部分。保罗在《罗马书》2:14（詹姆士王版本）中写道："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就凭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入侵的欧洲人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们认为既然他们在技术上优于当地部落，就意味着他们在精神上也优于当地部落。这与事实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把耶稣的教诲不仅当作精神上的建议，而且当作旨在推动我们实现物种进化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物种进化的下一步将是学会共同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相互支持，使最贫穷的人不必担心饥饿和死亡

如果我们有能力和技术养活和我们一样挨饿的人，却选择不这样做，我们怎么能认为自己是"好人"呢？

我把"和我们一样的人"放在前一句话中，是为了激发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领土意识，那就是我们都想反对说，在遥远的土地上和遥远的大陆上，那些饥饿的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和习俗，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因为他们是"异类"而不关心他们，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们都知道，却不愿被提醒的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挨饿，饥饿的父母心碎了。这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正是我们对子女的期望。他们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努力工作，取得成功，有朝一日有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的肤色是蓝色、绿色还是紫色，他们都和我们一样

## 和平挑战--全球大比拼？

"当我们的学校得到所需的全部资金，而空军却要举行义卖才能买到轰炸机时，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海报，约 1965 年

也许是时候在全球各国之间进行一次大比拼了，**看看哪个国家才真正最杰出、最值得各国最高尊敬的**国家****，因为它确保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不会饿死。这不是为了消除贫富不均。而是要确保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能够有**足够的生存保障，并知道他们今后会有足够的生活保障**。它还可以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文化上适当的教育，使最贫穷的人有办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工作来克服贫穷。每个人都将有机会梦想更美好的明天。

有人会说，这样的挑战代价太高，但考虑到军队可以重新用于粮食的后勤分配，我们一定会发现，为人们提供食物比杀死他们更便宜（也更令人满意）。如果意识到世界各国将相互照顾、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利用、相互开战，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再需要仇外的军事化和战争机器。和平将一统天下，建立在相互喂养和支持基础上的经济将比军事和国防经济成本更低、更高效、更繁荣、更安全。

有些人会说，照顾穷人的事应该由各种慈善机构来做，他们会反对将自己的税款用于这一目的，好像多做几次义卖就能解决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会反对用自己的税款来养活人，却不反对用自己的税款来杀人呢？也许他们心中有恐惧，他们应该忏悔、释怀并得到宽恕。

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许多政客喜欢吹嘘"美国例外论"以及美国有多么美好，我同意美国有一些美好的地方，但我认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美好的地方。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使这些政客更能看到美国的美好之处，而对他们当选后要弥补的历史**和现状**中的不光彩和可耻之处却视而不见。显而易见，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拥有地球上最庞大的军队（可用于这项工作），将最有能力领导世界消除全

球饥饿，同时鼓励其他富裕国家加入这一努力。一个真正卓越的国家会抓住机会，领导这样一场和平挑战。

-这一点值得重复！

进化并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对下一个在我们面前晃动的多汁胡萝卜说"不！"，也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心安理得、无欲无求地安坐着，完全满足于我们已经拥有的胡萝卜。我们的水桶在瀑布下满溢，但这还不够，我们发现自己正在焦急地寻找更大的水桶。我们需要找到"关闭"开关，关掉欲望的动力程序，让自己在满足中休息。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来照顾自己的生存需求和生育利益，而无需依赖遗传给我们的内部程序来激励自己。能够跳出我们的程序，拒绝下一个闪亮的胡萝卜，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胡萝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胡萝卜*，这使我们变得富有，并带来满足与安宁。如前所述，在婚礼上哭泣时，正是因为完全没有欲望，才使这种幸福成为最高的幸福。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欲望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幸福而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期待，当我们获得了我们程序化欲望的对象（稍微有点遥不可及）时，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幸福。我们的欲望是为了让我们行动起来，按照我们过于成功因而不必要的程序来激励我们。

然而，有时并没有胡萝卜在我们面前晃动，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来诱惑和激励我们，给我们一个生活的目标和期待的幸福。当没有胡萝卜，或者胡萝卜遥不可及，没有什么可以期待和预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疯狂。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追求某种目标（多汁的胡萝卜），它将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所适从，陷入绝望。

## 绝望

".....于是我们继续工作，等待天亮、  
没有肉吃，还咒骂面包；  
理查德-科里在一个平静的夏夜  
回家后一枪打爆了自己的头"。埃德温-阿灵顿-鲁滨逊的《理查德-科里》。

鲁滨逊的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年轻、英俊、健康、富有和成功的男人自杀的故事，它说明了我们的生存程序是如何没有进化出识别其运作目标何时已经完全实现的机制，，它可以停止试图激励我们实现更多的目标。因此，当我们没有胡萝卜可吃，或者我们的欲望对象变得遥不可及时，尽管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我们的生存和未来成功的前景也丝毫没有受到威胁，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因为缺乏一个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而彻底绝望。我们想要追寻下一个甜美的胡萝卜，但却无处可寻。

在我 21 岁生日（我收到尼日利亚硬币钱包的时候）之前，我住在圣路易斯大学的一个宿舍里，宿舍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女孩，我拼命地、无可救药地爱着她。她提出分手并离开了我，我伤心欲绝。（我陷入了深深的、可怕的绝望之中，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觉。我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艾德来看我，他问我过得怎么样，让我知道他真的很想知道，而不仅仅是客套话。我告诉他我完全绝望了，并告诉了他原因。他给我的建议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也许你还不够沮丧！想想看，有快乐的时候，也有绝望的时候。如果现在是绝望的时候，那么，与其在感觉自己仿佛被绝望淹没的时候试图与之抗争，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快乐，不如试着在绝望中走得更深一些。试着变得更加沮丧。试着往下沉。埃德提到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散文《病入膏肓》，在这篇文章中，绝望就是病入膏肓。绝望本身并不是一种致命的病症，尽管感觉上似乎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拼命想去别的地方，去别的什么地方，甚至什么地方都不想去。这就是我们体内的求生机器在利用负强化来促使我们采取救生、保命的行动，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行动可能会让我们感觉

更好或对我们有益。如果我们完全没有食物，或者被困在寒冷的室外，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增加生存的机会，我们就能满足于实现吃饱或取暖的目标。我们还没有进化出一种方法来处理受挫的欲望，同时又体验到过多的成功。艾德所建议的，是一种通过**选择绝望中的欲望**来短路动机欲望的方法。放弃紧张感和那些想去别处的欲望，转而选择渴望绝望，感觉就像向死亡投降。埃德向我展示了如何对内置的生存程序说“不！”。我相信埃德在心理学方面的深厚知识，因此我集中精力，放下了对别处的渴望，集中精力**去尝试渴望更低的境界**，去尝试更加消沉。我能够放下作为焦虑和沮丧的副产品的身体肌肉紧张，因此我放松到了我预期的最大。我惊讶地发现，我所经历的所有痛苦和不愉快，都是由于我对自己无法获得幸福感而产生的极度挫败感造成的。当我把降低幸福感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放松下来时，所有的痛苦和焦虑都停止了，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我仍然处于绝望之中，但因为这是我说服自己想要和渴望的，所以不再有丝毫痛苦。那种想要通过努力获得幸福的疯狂焦虑完全消失了，我真正学会了如何**把绝望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暂时短路并关闭了我这台生存机器的动力机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选择了渴望不想要的东西作为目标，从而使渴望--动力机制短路之后，我陷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与目睹两位亲人结婚时的泪水最为相似。那是一种极度平静的状态，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好。没有什么可渴望的了。

对于那些无法通过完全拥抱绝望来战胜绝望，却仍然发现自己没有胡萝卜来激励自己推车前进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找到需要帮助的人或群体，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让他们的需求及其解决方案成为你的新胡萝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 21 岁生日之前（当时我收到了尼日利亚的零钱包）。

从那时起，每当我发现自己陷入绝望时，我通常都能让自己绕过挫折，沉浸其中，感受到一种深刻而深远的平静。这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比我一般的、活跃的、忙碌的、渴望的意识状态要平和得多。这种能力还能让我与处于绝望中的人坐在一起，并与他们建立联系，与他们分享绝望的体验，而不会感到痛苦，因为对我来说，这

种分享的体验感觉就像联系和爱，加上我愿意承担和接纳他人的绝望，同时坐在一个平静的地方。

## 自杀--健康之道

我的朋友埃德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通灵者，他以前喜欢说，自杀的欲望其实是非常健康的，只是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他的观点是，当一个人觉得准备好结束自己的存在时，他们真正想摆脱的部分是自我，而自我是我们所有挫败的欲望、痛苦和不幸的源头，这正是他们应该完全静坐，让自我死去，并在精神上做出信仰的飞跃，进入不存在的状态（不做任何伤害身体的事情）。拉科塔语 *hanbléčeya* 的意思是“为愿景而哭泣”，而准备放下自我的人的眼泪正是“上山”时需要的

## 上山的教诲

关于上山，有三个教诲与我分享。

### 我们的期望有四点

塞洛-黑乌鸦说：“当我们上山时，我们期待四件事：

第一，我们期待我们会死在山上，这已经发生了！”

我知道，如果我们做对了，当我们在山上斋戒时，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就会死去，而自我的死亡感觉就像我们身体的死亡一样可怕和终结。

塞洛接着说：“我们期待的第二件事是，我们会疯掉，在禁食结束后，他们来接我们时，就得把我们关进疯人院，度过余生，而这也已经发生了。”

我学到，当我们在山上禁食时，我们需要放弃对自己思想的控制，相信上帝或圣灵会控制我们。当我们放弃控制时，可能会觉得自己疯了，但我们内心极度想要保留控制权的部分（我们的自我）正是我们需要放弃的部分，即使这感觉就像疯了一样。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自身之外（以及我们无法控制的范围之外会有所帮助。

塞洛继续说："我们期待的第三件事是消失。当他们来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消失，或者也许会剩下一些骨头。这种情况也曾发生过。

在精神完全寂静和放下自我的状态下，我们的面前和周围似乎开始形成不存在或虚空，我们可能会感知到黑暗的虚空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我们已知的生命和存在的死亡。在那一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自己踏入或跃入那片虚空，不再存在。那片虚空确实是我们所有希望和愿望的死亡。这是我们将自己交还给造物主的方式，也是我们自我消失的方式。只有当我们完全摧毁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的所有妄想时，才能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彻底清除所有有助于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和珍惜生命的东西（想法和假设）。

最后，塞洛说："我们期待的第四件事，就是从山上下来"。

## 告诉他们"不！"

皮特-斯威夫特-伯德说："hěsto，当你上山时，如果一只鼯鼠走过来对你说'我有礼物送给你'，告诉它'不！'，如果一头水牛走过来对你说'我有药送给你'，告诉它'不！'，如果一只老鹰走过来对你说'我将成为你的精神帮手'，告诉它'不！'！'对所有这些事情说'不'，为上帝坚持下去！"

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建议，直到我想起耶稣禁食时，他受到了诱惑，当他拒绝诱惑者，说"滚到我身后去！"时，他战胜了诱惑，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当悉达多-乔达摩坐在波罗树下时，他受到了马拉的诱惑，当他拒绝诱惑时，他成为了觉醒的佛陀。我们上山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或实现什么。我们上山是为了放下自我，接受造物主圣灵的指引

## 五分钟

愚公爷爷说："当你上山时，你可以在山上待上五分钟，他们就会来找你。你有多饿多渴多累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准备好迎接他们了。"

连续几天不吃饭不喝水，站在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人敞开心扉，可以帮助人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指引，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敞开心扉，准备好接受异象，那么何时何地发生都无关紧要。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坐在公共厕所的马桶上时，顿悟了，得到了上帝之爱的神圣异象。这种我们人类可能会认为令人讨厌的环境，比如在公共厕所的马桶上，对上帝的圣灵来说绝对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完全放下自我（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让所有的想法安静下来，敞开心扉接受他们，他们就会到来，无论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 思想、理解、描述和语言之下的现实

用语言和思想来描述我们超越思想、理解、描述和语言的部分，是一种挑战。上山时，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下描述的世界，去感知我们的语言和描述之下的深刻现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关闭内心对话时，我们对现实的正常感知就会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由定义构建的现实就会瓦解。我们一直隐藏的那部分自我开始显现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自己的这一部分屈服。这种屈服感觉就像失去控制，感觉就像死亡，因为我们由文字和描述构建的自我意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所以当我们让它死亡时，感觉就像我们整个存在的死亡。这很好！让它吞噬我们吧！

## 注意

上山时，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其中之一就是在我们应该倾听和关注的时候却在说话。一个满到溢出的容器是无法接受的。祈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向造物主大声或在脑海中说话，第二种形式是我们放下所有的言语，静下心来，敞开心扉，倾听。上山时，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认为造物主还不知道的话语、含义和理解，也就是说，"你认为你能说出或想到的哪些话语是造物主还不知道的？"关注首先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向内，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向外，放下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人类被设定为生存机器。当我们一两天没有食物或水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程序就会开始通过我们的欲望向我们尖叫，告诉我们我们渴了，饿了，应该马上去找水和食物。这需要强烈的意志力才能对我们的程序说"不！"，并忽略对水和食物的渴望，因为

这种渴望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向内侧，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外面时，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注意力，使其涵盖我们的整个视野，而不是注意和专注于一个单一的元素。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棵草、一片叶子或一朵云上，那么我们会想着"草"、"叶子"或"云"；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那么我们会忽略视野中的其他事物。禅宗有一句教诲："不要去想大象！"这句教诲会让我们去想大象，尽管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去想大象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想大象。这一教导表明，有时我们称之为"猴心"，它不受我们控制，除非我们学会通过静坐让它安静下来。按照拉科塔人的传统，上山的人几乎都会带上一个圣烟斗。神圣烟斗就像一个方向箭头（与狩猎箭不同），它将我们指向造物主（他存在于所有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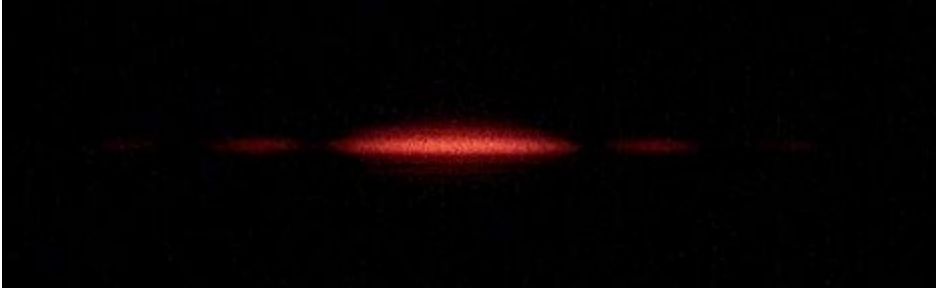
## 量子力学解释

在多次目睹我所认为的支配现实的科学规则被违反之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拓宽我对现实本质和科学定义的理解。为了协调我的精神理解和科学理解，我提出了与现实的量子力学性质有关的理论。在一种非常奇怪的意义上，我相信我们人类的自我在与我们的语言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我想称之为**世俗魔法的效果**，这种效果有点像反向魔法，因为它**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坚实的现实中。这就是说，我们的自我驱动的语言精神思维过程呈现并锁定了一个坚固的现实，其坚固性是由语言结构、创造的描述、概念和理解所构建和维持的，而不是现实的固有本质。

量子力学涉及现实的本质，试图确定光是粒子还是波。经典的"双光"实验为我所说的世俗神奇效应提供了相关证据。

如果我们用激光穿过一个相当宽的垂直狭缝，我们会在狭缝另一侧的墙上（或目标）看到一个激光光点，因为狭缝不会干扰激光光束。如果我们开始缩小狭缝的间隙，一种被称为衍射的特性就会发挥作用，这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光点变小，而是光线开始散射，我们看到的是一束不断扩大的水平光束，在实心主光带的两侧有非常暗淡的边带，如维基百科优秀的[双光实验页面上](#)图片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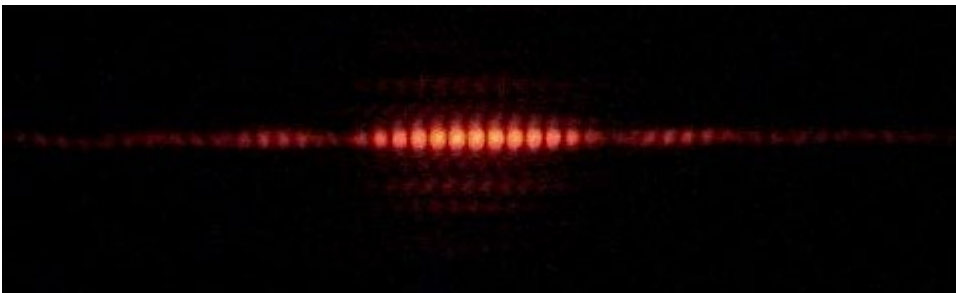
### 单缝模式



Jordgett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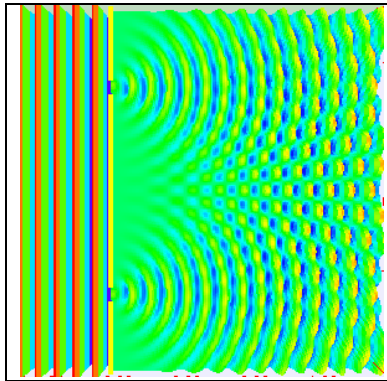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创建两个并排且距离极近的狭缝，并同时用激光照射这两个狭缝，那么从每个狭缝散射出的光的波特性会产生干涉图案，其中两个波的波峰会形成双亮部分，当两个波谷结合在一起时也是如此，但在波峰与波谷相遇的地方，它们会相互抵消，我们得到的图片看起来就像这样：

### 双缝模式



Jordgett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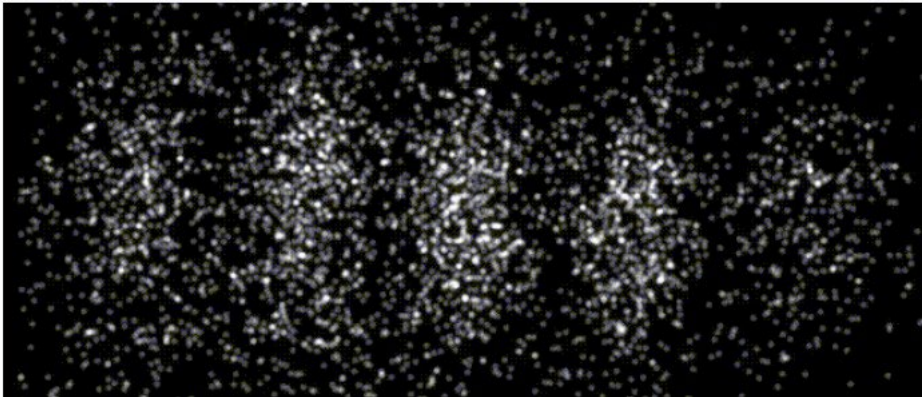
下面是一幅图（在网页上，这幅图会以动画形式显示），展示干扰模式是如何产生的：



Lookang 非常感谢 Fu-Kwun Hwang 和 Easy Java Simulation = Francisco Esquembre 的作者，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所有图片均来自 [维基百科的 "双光实验" 页面](#))

如果我们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穿过双缝，然后注意每个光子落在目标上的位置，并累积更多的光子撞击，我们会发现光子撞击的模式仍然显示出我们看到的干涉模式，就好像每个光子都在干涉自己一样



Roger Bach、Damian Pope、Sy-Hwang Liou 和 Herman Batelaan 见 Roger Bach 等人  
 2013 New J. Phys. 15 033018 DOI 10.1088/1367-2630/15/3/033018, CC BY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更奇怪的是，我们用电子重复了这一实验，每次通过双缝发射一个电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显示出同样的结果

干扰模式。实验还对整个原子、分子，甚至多达 2000 个原子的复杂分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相同的干涉图案。

如果复杂的分子既作为粒子又**作为波**存在，**那么我们也必须既作为粒子又作为波存在**，也许正是我们的语言创造了自我意识，才把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体验限制在一个基于粒子的实体或粒子感知的现实中。这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和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是一致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一段题为 "[打破现实的量子实验--时空](#)" 的视频对哥本哈根诠释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我在括号内添加了注释）。

"根据哥本哈根诠释，物理系统在被[自我意识]测量之前一般不具有确定的属性，量子力学只能预测测量产生特定结果的概率。自我意识进行]测量的行为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导致概率集在测量后立即缩减为可能值中的一个。这一特征被称为波函数坍缩"。海森堡可能更愿意称之为 "波函数还原"，而不是 "波函数坍缩"。

也许，那些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语言结构现实的人，比如愚鸦酋长，能够与基于粒子和波的现实互动，并感知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被我们这些仍然背负着自我负担、被禁锢在微粒、普通现实中的人视为不可能或奇迹的事情。因此，也许我们有限的自我意识语言将我们束缚在微粒现实中。这个理论很难证明，因为要证明这个理论，就必须证伪共同分享的、语言结构化的现实。不过，它确实为解释宗教现实和科学现实提供了一种连贯的方法，从而保持了各自的真理和完整性。或许，这也符合威廉-奥卡姆的剃刀测试。（奥卡姆-威廉的剃刀检验法（"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增加实体的数量"，或者正如它通常所表达的那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可能就是最好的解释"）。）

# 版权

拉科塔药师的道德教义之一是 "造物主免费赐予你的东西，你绝不能收取钱财"。没有一个药民会向被他们治愈的人收取费用，也不会向参加或参与仪式的人收取费用。

为了遵守这一道德准则，我没有将其作为一本书出版，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网页出版，这样就可以免费获取，而不用花钱购买。

我为本作品设定版权仅是为了确立我的原作者身份，将本作品提交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维护我将我在本网站上的写作不受限制地置于公共领域的权利。我在本网站（或本 .PDF 文件）上所写的内容已被指定为知识共享 CC0 1.0。任何人都可以出于商业或非商业目的，在不加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全部或部分复制这些内容，无论是否注明出处。本网站上的一些项目，如维基百科上的照片，有自己的知识共享限制或其他限制，不在我对自己创作的内容的无限制发布范围内。我打算将这部作品作为网站、.PDF 文件和一套类似于有声读物的.MP3 或.M4A 口语文件发布，所有这些文件都可以自由复制和共享。我们也鼓励任何人创建本网站的镜像。

我不仅允许复制、分发和出版本网站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而且希望人们能够将这里分享的想法和观点更好地加以理解，并以比我的文章更雄辩、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传播。

## 我的朋友们

-Pěsto "Preston Moser  
phesto@liberation.org

©版权所有 2025 年，A. Preston Moser 保留所有权利。